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失 樂 園

(二)

密 爾 頓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失 樂 園
(二)

密爾頓 著 傅東華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失樂園

卷三

提綱

帝在座中，望見撒但，方向新世，奮飛力趨。乃顧座右，語其獨子，預言撒但，行且得志，料彼人類，將有愆尤，已則秉公，不尸其咎；以彼造人，本任自由，且與能力，足以拒誘。唯念其罪，實彼誘引，非如撒但，作惡由心，故欲寬宥，賜予殊恩。神子聞語，乃大讚美，帝則復言，正義難昧：人有野心，僭擬天神，

須難免死，並及子孫，除非有人，代彼受刑。於是神子，願自捨身，帝見其誠，亦遂應允，當即宣明，與以肉身，將令天地，咸頌其名，使其榮譽，冠衆精靈。衆聞是言，靡不悅服，一時歌隊，琴聲大作，對彼父子，頌揚慶祝。唯時撒但，斂翼不前，止一荒境，宇宙外圍，後名其地，「虛榮邊境」，彼時虛空，不見踪影。由是撒但，乃至天門，更由天門，進至日輪，遇管理者，名烏烈兒，乃變形容，前去問訊，詭言此來，爲有願心，欲得瞻仰，新物新人。因得彼靈，竭誠指引，遂復前進，直至於奈勿提茲山頂。

猗歟，神聖光明，(一)天之首生！(二)

抑稱汝爲無疆光線，壽與無疆共永。(三)

得毋怪我瀆嚴尊？

原來上帝卽光明。(四)

他一自那無疆時起，

未嘗不住在那不可接近的光明境。(五)——

原來您這光輝素質，由無始萌生，非由創造成！

抑又願，稱您作精氣之流本質清，

溯淵源無人知信。(六)

您當那天日未出，卽已生存，

聽上帝一聲號令。(七)

便譬若寬袍一領，

普被着方與水國，黑暗深沉，

乍現自那曠渺無形的無限境。(八)

我如今，雖久在昏暗之中寄頓。(九)

却終自那冥湖逃遁，

奮翼更劬勤，重又前來訪您，

一路上，經過那全黑半昏之境。(一〇)

曾將那永夜洪荒歌詠，

與那奧缶斯的琴調却殊音。(一一)

原來我受天上繆司的指引，

先向那幽冥處冒險沉淪，

然後更高昇，不憚親艱困。(一二)

今乃得安然重訪您，

感着您那有生機的至上明燈；^(二)

您却對我這雙目，一見殊緣愒，

儘教空瞬，徒覓您那鋒芒光線，曙色竟難尋；

都爲我這睛球，已被恁厚的翳矇銷損，

或已被黑衣障梗喪其明。

我却因雅愛神聖的歌吟，動清興，

仍出沒，繆司們所常臨的清澗，幽林，日暉山頂；

尤其是您，郇，以及您腳跟的羣澗清澄，^(三)

洗濯您雙腳，緩流成調韻，

我每夜^(四) 訪問惟勤：

也不忘那兩個，與我等聲名同運命，

便是那泰米利茲，米溫尼第茲，俱喪雙明，^(五)

以及那泰里細阿斯，斐內烏斯，古昔預言人：

(六)

又嘗慮結思凝，俾自然激起諸和韻，

有若那不眠之鳥，^(七) 暗地謳吟，

身藏在密林，把暮夜之歌獨詠。

如是，一年四季轉如輪，

却不見白晝光明，

也不辨晨昏美景，

賞不得春日花萌，夏日薔薇綻，

以至那牛羣，羊羣，神聖的人顏都不省；

只有的，茫茫雲霧，無窮黑暗，包裹在周身，

斷絕了人類歡娛的行徑，

見不得那優美的智囊書本，

却對着茫茫無字的一頁造化功程，

於我萬緣都絕盡，

欲求智慧已斷一重門。

我唯其這般處境，

故而尤須您，天之光明，燭照我內在心，

將我心的一切本能盡輝映；

在其中植置雙眸，把一切氛霾祛淨，

庶幾我把目光難接的，也能明見告來人。

唯時萬能天父在天庭，

高高坐在諸天頂，

下瞰自純粹清虛境，

把自己的工程，及彼工程的工程一覽無餘贖：

他上首，有上天諸聖，侍立密如星，

俱得見天顏，受美福非言能罄；_(二)

居其右，則有他獨子，

便是自己光榮的小影。_(三)

他向凡塵，先瞥見，吾人的元始雙親，

當日人間實惟此二人，

都在那快樂的園中寄頓，

享受着戀愛，歡娛，非凡福幸，

那歡娛無人阻梗，那戀愛無與儔倫，

居在那幸福的清幽境。

嗣乃俯察幽冥，以及那居間的深窄；(二)

彼時撒但，正沿冥夜這方的天墉而進；(三)

身掛在鴻濛氣裏，半暗微明，

翼倦脚思停，方圖降落在這世界裸然的外境，

因它似實地堅凝，沒片蒼穹繞互，

却不辨是洋是氣，包圍在外層。

唯時上帝見他遙自高天頂，

爲的那其間，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他一目都

能盡，乃憑他先見之明，向他獨子這般將話進：—

『我獨生之子，你見否我輩的「冤仇」激

憤乃至此？

休道是地獄的障闌，劃定的界址，

一重重鎖鏈加身，阻隔深淵漫無底，

也不得將他控制；

他似是報仇之念如焚復如熾，

終必至反禍及身而止。

看如今，他掙脫了各般拘禁，

飛翔幾已及天庭，

已在那「光明」的邊境，

欲徑向那初成的世界行，

去尋覓那其間放置的生人，

意欲一試他的本領，

或則恃暴力，竟毀滅他們的性命，

或則不祥更甚，(三) 逞奸謀誘使沉淪。

我料這沉淪難可免，

爲人間，易受他那阿諛的妖言騙，

易干犯我這獨一難違的命令言，

致使他那唯一服從的保證破壞難全：(三)

果如此，他和他的不忠子嗣，都將墮落入深淵。

至若問，這其間過失應誰居？

寧不是咎由自取？

都只怪人間，不合忘恩負主，

不知我於他凡所需求無不與；

我當日造他時，一秉正直公平理處，

雖然墮落總由他，却使他本可立身穩固。

原來我創造一切精靈天使，其道也無殊，

無論他成立者，失敗者，初無有二途；

其中成立者成立，墮落者墮落，都可自由自主。

因若還不使自由，但教不得已而循規蹈矩，

(四)

不令本心流露，

彼又安從示彼真愛忠誠篤信的實據？

原來「理性」與「志意」(就中「理性」

兼涵「抉擇」義)

二者盡空虛無裨，

倘使這二者攘奪「自由」之地，

致使悉成被動勢，

不受我調遣，却去徇從「不得已」

則我縱受彼服從無貳意，

彼亦何從讚賞，我亦何從喜？

然則彼等之創造，本無虧乎正義，

自不得歸咎造物者，也不得歸咎那造法於他

不利，更不得自怨運途乖戾，

一若有「定命」支配他們的志意，

以爲受甚麼絕對的命令，高遠的豫知，支配在

冥冥地。(三三)

實則這背叛，決定全由己，與我無干係。

且即使我豫知，這豫知也無如他罪戾，

因即不豫知，這罪戾也依然確定難移。

所以他們的獲戾，並無運命絲毫的動機。

也無運命絲毫的影跡，

更無關我有先見之明，豫定之計，

他們所審斷，所抉擇，作孽全由己；

爲的我造他時，本使自由不制，

且必能繼續自由，直待自束縛自爲奴隸；(三三)

不然時，我便須改變他們的稟性。(三三)

便須收回我當日那永遠難移的命令。(三三)

這命令，本將彼等的自由註定，

彼等却自行註定去沉淪。

這其間，前一等。(三三) 沉淪出本心，

自誘惑自甘墮溺；

至於「人」則受前者所誘引；

以故人問得遇恩，前者則不容赦告。(三〇)

我欲兼施「正義」和「憐憫」

俾天上人間，俱有我光榮煥炳；

尤欲令「慈悲」終古光輝長不泯。」

如是帝言，爾時馥郁仙香流滿天，

復有種不能磨滅的喜意新鮮，

而那多福的被選諸靈(三一)瀾漫遍。

其間神子光榮無比豔；

原來他父的實體，悉在他身上表見；(三二)

他那容顏，有神聖的慈悲顯現，

復顯出恩情無量，愛惠無邊；

乃發爲詞語，(三三)如斯白父言——

「啊，父！適聽聖言終句，

說人間應得慈恩施予，誠哉是恩諭！

果如斯，天上人間將俱必頌揚吾父，

行且有贊曲聖歌難計數，

餘音繞父座，祝父無疆福。

原來人類乃吾父的幼兒，吾父的造物，

吾父適來猶愛顧；

雖則怪他自己太癡愚，

又豈能任彼詭謀蒙蔽，

竟使沉淪終古？

願吾父莫存此意，願吾父此意全祛；

爲的父，您是個萬疇的審判主，

吾父的審判，一循公義無乖錯！(三)

且吾曹之敵，也豈能令遂所圖，

致使吾父的功程敗在中途路？

豈可任彼逞奸謀，償所欲，

反教吾父一團善意盡成虛？

到那時，他雖則罪孽加深，却已成就他復仇之

舉，

豈能眼看彼傲然歸去，

并將他所窳敗的全人類，盡皆率領返冥都？

父當初創造人間，原爲的自家榮譽，

如今爲彼故，豈欲將這功程悉剷除？

果如斯，則吾父仁慈偉大處，

必將遭議且蒙污，無辭可辯護。」

於是，那大造物主答言如此：——

「善哉吾子，我心內的歡愉全在爾，(三)

爾是我胸懷的產兒，(三)

爾是我語言，智慧，效能的獨子，(三)

爾所言實獲我心，悉與我預定之謀無二致。

原來那人類，將不致淪亡都盡，

願受拯時得救拯；

却非是因「他」有願心，

乃憑我自由施與之恩。(三)

我願將那失墜的權能恢復，(三)

雖則那權能已經籍沒，

已被役於非分貪圖的罪惡：

只若他得我匡扶，

必仍能對那致命的冤仇抗拒。

若還他得我扶助，

當自知墮落狀態中如何不貞固，

也當知全仗我拯彼沉淪苦，微我永難超度。

那其間有的我欲賜殊恩，

因他被挑選卓異羣倫，

這我心中計已定：

自餘的，則將聽我的感召，

倘有罪，我則時時加警告，

使他趁那施恩時正好，(四)

及時慰解神明的怒惱；

爲的我將清彼昏冥的感覺，足使能明了。

我將柔彼鐵石的心腸，(四)使彼知悔恨，服從，

祈禱。

原來我對這悔恨，祈求與服從，

縱但萌嘗試忱衷，

我目當不昧，我耳當不聾。

我又欲，將我這審斷者的「良心」納彼心，(四)

俾供他取作南針；

他若還能聽信，便能一着着穩步進光明，(四)

終得達那永久的安全境。

但我這久長的容忍，施惠的期程，(四)

若有人蔑視不經心，便始終不容與分；

却使他頑者愈益頑，冥者愈益冥，(四〇)

顛躓沉淪必愈深；

舍此等，我一律垂憐不拒擯。——

只如斯，此事猶未了。

因人間不順不忠，已破壞他的節操，

且獲罪天上至高權，欲把神明效，(四一)

致一切喪亡不保，

思贖罪，更無長物能尋找；

但他有罪究難辭，須用神聖的滅亡來處治，

故他與代代子孫都必死；——

他若不死正義死，決無兩全之勢，

只除却有他人，資格稱，發願心，代彼把身殉，

俾無虧正義的嚴謹。(四二)

天上的權能，且言如此仁人何處尋？

爾等之中，有誰肯去作凡人，

去替凡人贖罪刑，

以義者赴將不義拯？(四三)

不識天庭上可有這般至貴的慈仁？」

如是帝諮詢，只是那天上歌班肅立盡無聲，

天庭上充滿了寂靜：(四四)

終沒個願賜人間庇護恩，

或肯出頭作保證。——

更無論，爲人贖罪，敢把這籍身之禍惹在自家

身。

故倘非那神子胸懷着神聖慈悲豐盛，(五)出

任調停，

我人類，當必至今未得贖，竟沉淪，

受嚴刑判定，免不得死滅在幽冥：

那時他這般繼續將言進——

『父親，聖言既出無回命，(五)料彼人間定

荷恩；

然則這「恩情」何不卽令覓方術，尋途徑，

俾於父插翼的使臣爲最迅，

去訪問我父的一切生靈，

使彼萬倫俱得幸，

無阻梗，也不待哀求祈請？(五)

因若得這般臨幸，則人間良可慶！

否則一經他罪死，(五)沉淪，

便永遠難受這恩情幫襯；

那時他自己贖罪已清，

這適宜的貢獻，應施而未竟，

便於他無功可盡。

然則父且看兒身！

兒願將身替世人，

願將兒命去替人間命；

父便將兒當作「人」，

在兒身洩父怒憤。

兒爲彼，將別離我父胸懷地，

將把這僅次父一等的榮棄如敝屣；

兒爲彼，將終就死心無悔；

將任「死」在兒身洩盡它的怒氣。

兒將不致久屈伏，在它那黑暗的威權底。

父既將生命付兒永屬己，(五)

兒微我父無生理；

縱如今兒去投降「死」

並將一切可死的盡在它的債簿記，

但若至這債已經清理，

父當不任兒作它魚肉，居在那寂寞墳塋裏，

當不容兒這潔白靈魂，與那其間的「腐敗」

永居同一地。(五)

爾時兒將勝利復興起，

去降服當初的勝利者，將他那誇耀的戰利品

依然歸己。(五)

於是「死」將身被死傷痕，

將沮喪頹唐失威勢，

被剝奪它那致命的利器；(五)

我則高高奏凱大空裏，(五)

將「地獄」帶作俘囚，也不由它不願意，

並示人以那黑暗的威權被繫。(六)

爾時，父見這般景象心應喜，

當必自天庭下瞰笑微微。

兒其時仗父提攜，
將一切敵人都斃，

最後把「死」也殲滅，將彼尸骸塞在墳塋裏。

(六)

夫然後，兒乃率領贖回之衆上天宮，

經久別，歸來與父重逢，

爾時我父當無愠怒容，

却只有和平穩固和好雍融；(六)

從此後，在父前，不虞逢怒心惶恐，

將惟有喜氣洋洋伴聖躬。』(六)

神子之言至此竟，

他那仁惠容顏，蓄語却無窮盡，

將一團不死的慈愛，照向人間可死人；
除却他那孝順之忱，

更無與這樣慈祥競輝映；(六)

原來他對他偉大父親的意旨全從順，

有若那樂於被獻的犧牲。

一時滿天上都懷驚異心，

深怪這舉動意義難明，究不識都爲甚；

只是那萬能神，卽又如斯將話應——

『啊，你爲這忿怒下的人類覓和平，(六)

天地之間僅得尋，

啊，你是我唯一的歡欣！(六)

你明知，我對我一切的工作，盡如何愛寵情深，

那人類，雖最後造成，

我也一般眷愛，並無減等，

故你今爲他們，欲別我胸懷與右手而行，^(六)

我只得割捨心熬忍，

俾和你暫時離別，去救那全族沉淪！

是故那唯你能贖之人，

你也須分得他們的本性，^(六)

你自己須到人間去做人，

迨到時辰，你將由處女胎成了肉身，^(六)

做一種驚奇的誕生；

去代亞當做一切人間的首領，

雖則你是亞當的子孫。

昔因他，一切人間都死盡，

今因你，得復生的將盡復生，^(七)

有若出自人間第二根，

儻無你，人類無人得救拯。

他有罪，因使一切兒孫都做了罪人；

你因功，將解免他們的罪咎，^(七)

只消他們把自己義與不義的行爲都否認，

將自己移生在你身，並由你受得新生，^(七)

如是，一秉至公至正，

須得人代人將罪贖清，

並爲他替死而受審，

直迨至重興從死境，

乃帶得以性命贖回的兄弟也同興。(三)

似此，天上的愛乃勝地獄的憎恨。(四)

因愛而致死，因死而贖刑，

經這大犧牲，方贖得地獄的憎恨輕易所傷損，

至若有不接受此恩，則被損方無窮竟。

唯是你，雖降天庭，去取得人間性，

你自己原來的本性仍無減損。

只因你，雖則有坐位與神同受至高的福幸，

雖則你一切享受都與神齊等，

却願捨一切，去救那人類的全淪。(五)

復見你所以值得爲神子，

尠爲生來權利，多憑自有功勳——

蓋因你心善處，比偉大與高崇遠勝；

又因你愛心之盛多過光榮盛；

故以你的謙遜，將把你的人性也一併高舉在

這座位之尊。(六)

你於此，將安置你的肉體之身，

你於此，將以神與人兩重資格統秉權衡，

並爲神子亦人子，做一個經塗油的宇宙之君。

(七)

我授你一切權柄；(八)

你治理長垂久永，並造就一切功勳；

我命你爲至高首領，

使那得座精靈，王國，權能，轄境，都聽你的命：

(六)

無論上天下地，以及地底的幽冥，

一個個向你屈膝都從順。(六)

於是你率領光榮從侍出天庭，

高在雲端去顯身。(六)

遣那傳命的大天使，宣告你那可驚的法庭，

命四方生人，以及一切時代的死者都提來聽

審。(六)

那聲音大震，將使彼等睡眠都醒。(六)

然後召集了你的列聖，

便把惡人暨天使一齊鞫訊。(六)

他們既被提審，將必帖然受判無言應；

及迨至地獄之額已盈，

便從此將它永閉禁。

唯時世界將被火燒焚。(六)

更有新天新地出自它的灰燼。(六)

那其間居住者盡皆公正，

經一切久長的艱困，

終見黃金的日子臨，

這就是黃金行爲的結果，

就是歡，愛，與夫佳美真理之得勝。

然後你可以放下你的王杖，

因彼時一切盡由神。(六)

那王杖已無須再秉。

只是你等諸神，須得對他崇敬。(八)

因他爲完成這一切而捨身；

你們須崇拜神之子，如對我一般尊敬。』

那萬能之神言猶未竟，

便聽得天使之衆，盡高呼表示歡欣，

響如發自個無數之羣，

美若出自那祝福之音，

致天庭，被歡喜之聲。(九) 大震，

響亮的「啾噉哪」充滿了那無窮之境。(十)

大衆俱向兩寶座鞠躬躬低屈身，

把那「阿瑪綸」(十一)與黃金織就之冠擲地

示崇敬。(十二)——

那「阿瑪綸」乃是種天花神品！

本生在樂園中，與生命之樹密近，

業經開始把花萌，

未幾因人獲罪，移植到天庭，(十三)

從茲生長開花在天頂，

把生命之泉掩蔭，

正當那幸福之河(十四)穿過天心，

把它的琥珀之流(十五)灌溉着愛儷仙花(十六)

的地境。

那被選諸天使，將此終古不凋花，

結束他那光線所圈的華髮。

爾時密稠稠把散亂的花圈拋下，

致使那碧玉般海色的輝光砌地，(七)

顯出天上玫瑰的紫色光華。

然後復加冠，乃把黃金之琴手裏拿，——

那琴常協調，總無差，

光煜煜，若翦囊向在腰間掛；

於是把銷魂的交響絃曲，

引出了神聖之歌音調佳，

喚起了歡喜無涯：

那歌中無聲缺乏，

凡百聲音無不能諧和相洽，

原來天上的和諧蔑以加。

父啊，那諸天使首先歌頌您，(八)

您是個不變，不死，無限，全能的宇宙之君；

您是一切存在的作者，

您是「光明」泉脈之所存，

您自己，身居那榮耀的光明境，

坐在寶座上不可幾近，

無人能見您的形，(九)

但當您把全光掩蔭，

引雲頭，如龕樣，包裹您周身，

從裏面，透出那過明若暗(一〇)的衣裾影，

也已足眩耀天庭，

便是那最光明的撒拉弗也不敢近，

却須把雙翼遮蔽雙睛。(一一)

您，他們其次要歌吟，(101)

您是一切造物之首生，(102)

親生的聖子，神聖的小影；

您那明顯的容顏上，無雲蔽蔭，

見那萬能之父分明映，

不因您，無造物得觀其形：

您身上，有他那榮耀的光輝深印；

他那博大的精神移注在您的身。

他那諸天之天，(103) 暨其中一切權能，

都因您方能創造成；

也因您，方將那野心的「支配」(104) 投下天庭。

那一日，您曾不惜用父的可怖雷霆，

也不止您那烈火的戰車輪，

緊控其喉頸，驅逐那潰亂的精靈，

致天之永久的柱梁都震。

迨至您追逐後，返天庭，

便聽得諸權力大聲稱頌您，

說您是您父的威權之子，

將他的仇敵嚴加報復不容情。

至於人，您便不這般處分：(105)

他，都為他們的(106) 惡意致沉淪，

您，(107) 慈恩之父，所以不如是嚴厲加刑，

却多傾向在憐矜。

您那親愛的獨子，一經明察您的心，

知您對於那脆弱之人，不欲嚴加處分，

却多傾向在憐矜，

他便欲平您的怒忿，

終止您那見於顏色的慈悲與正義之爭，

遂不顧自家的福幸與您僅差一等，

甘爲人類的愆尤去捨身。

啊，如斯之愛實無倫！

除却神聖的胸懷無處尋！

猗歟，上帝的兒子，人間的救星！

從今後，我（二〇九）要將您的名，

取作豐富的題材，以入我的歌詠，

我的弦琴，將永遠不忘讚美您，

也不使和您父的讚美離分！

如是，那諸天使在天庭，星圓之頂，（二一〇）

歡娛歌頌，度過他們的快樂時辰。

唯時撒但已降落，在這渾圓世界的黑暗堅球

（二一一）面上行，

那圓球的第一層，（二一二）

界別下層的光輝諸園境，

闌斷了「洪荒」，暨那荒古的「黑暗」侵入

之路徑。

那世界，遠望似個圓球形，

今至近，則似一片大陸茫茫無際垠，

黑暗，荒蕪，曠莽，但見那無星之夜（二一三）把眉顰，

復受那「洪荒」風颶猛，

在周圍，恫嚇狂吹不住停，

天空中凶險無情，

只除却，那一方，距天垣，雖不近，

却得見微光反映，

空裏風聲也較平。

那魔鬼，在這茫茫曠境，自由自在而行。

就可譬一鷲鷹，本生在伊馬烏斯（二四）山頂，

那其間有雪掩的山崗，與遊牧的韃靼族人接

境，

因其地乏餌可尋，

乃遠引，欲到那牧羊山上，得把羊子羊羔肉飽

吞，

故飛行，向那印度諸流海達泗披或恆河（二五）

之境，

半途裏，卻在塞里坎納（二六）的荒廢平原暫駐

停，

其地中國人，用風帆把藤車驅使輕行（二七）

彼時那魔鬼，也正似此鷹，

獨徘徊，在那多風的海樣茫茫地境，

一心只想去尋覓他的魚肉犧牲。

他那時孤身隻影，

爲的那其間，更沒有其他有生無生的造物能

尋；

但這也只是當時情景；

到後來，因「罪惡」已使人間事業盡爲虛榮

充物，(二〇)

便見自地上，萬類紛紜似氣騰，(二〇) 飛昇到此

境，

盡都是虛幻無恆，——

其間兼有一切虛榮的物品，

以及在這虛榮裏，建築他們的光榮希望，不朽

聲名，

或建築今世來生幸福的人人。

凡人由可痛的迷信，盲目的熱心，

捨人間的讚美別無冀忖，

在地上，曾得報酬心已逞，(二〇)

都將至此受相當的報應。

也若他們的功績，一般虛幻難憑；

凡一切自然之手所未竟的功程，

悉皆怪異，未完成，或則不惜地淆混，

消融在地上，飛昇至此境，

未至最後消融盡，

悉於此徒自彷徨不住停；

或夢想，以爲這一切都在那鄰近的月中寄頓，

(二一)

實則其言妄謬難憑信；

原來那銀色蒼蒼的田野，自有它更適的居民

管領，

便是那遷來的列聖，中性的精靈，(二三)

具有那介乎天使與人類之間的品性，

至於此境，(二三)則先有那自古世界來居的巨人，

乃由人間兒女苟合而生，(三四)

雖當日嘗享英名，

徒帶得多數豐功空似影。

次則有那示拿平原上巴別之城建築人，(三五)

到於今，若還材料能供應，

仍有人徒勞心計新營巴別城。

其他來者悉孤身；

有個恩柏多克利，(三六)為欲人信彼成神，

甘躍入埃得納，(三七)火山烈燄去殉身；

又有個克利奧謨布洛脫，(三八)

為欲到柏拉圖的愛儷仙，(三九)早享福幸，

竟赴大海把身沉；

此外尚有多人數不清，

或為未熟人，或係癡愚人，

或屬隱遁流，或為托鉢僧，

那其間有黑白灰三色，俱帶着廢物紛綸。(四〇)

復有巡禮者浪遊來此境，(四一)

生平嘗迷路，曾到各各他去覓那活在天堂的

死人。(四二)

此輩都把樂園拿得穩，

故臨終，恆將豆米尼叩或聖芳濟，(二二)式的外

套加身，

心謂這般裝扮，乃得通行。

於是他們通過七行星，通過恆星，(二三)

又通過那擁衛所謂「歲差」的水晶園境，(二四)

更通過那初動之層；(二五)

至此，有若聖彼得，方拿着鑰匙在天上的便門

等候他們，(二六)

便向天根舉脚登，

却誰知，——你看清！

那時忽起了猛烈的橫風一陣，

自兩岸，橫刮得他們遠出萬餘尋，

直送入杳冥的空境。

那時你便見，僧衣，僧帽，僧巾，

併它們的穿帶者，悉被飛揚拋擲，碎作紛紛；

復有那遺骸念珠等，(二七)

以至於免罪符，特許證，布告書，宥恕令，(二八)

都做了狂風的戲弄品；

一件件，高高地旋舞飛騰，

越過了世界的背面，直至一廣大的「邊境」，(二九)

(三〇)

那地方，自此有「愚者的樂園」之稱；(三一)

到後來，也殆盡人皆知稔，

今已無人居住絕人行。

凡此昏冥地境，那魔鬼一路行來都認清；

他經久久漫遊行，

始得見微微一線明，

便向那其間，把他那廣涉躡的步兒加緊。

他遙望見，有建築高聳崢嶸，

迤邐達天壁，一步步輝煌漸勝。

在其顛，益富麗，則有若堂皇宮殿門，

其前裝點着，金剛寶石與黃金，

密簇簇，有那東方的珍寶在門前輝映，

非筆墨所能狀寫，非人力所得儀型。

那階除，正如雅各見一隊隊光明的衛士，

由其上降落躋登的形景，(二四)

他那時方從以掃處奔往巴旦亞蘭地境，

露宿在路斯之野夢迷沉，

迨甦醒，仍高呼『原來這是天門。』

各階段，盡有神祕的意味於中含蘊，

並非在那其間，常固定，

却有時拍上天庭失踪影；

居其下，則有片碧海光瑩，(二五)

似蒼玉，又似真珠流漾成，

有從地上來，天使所載運，(二六)

必經此海上飄行，

或則乘火馬之車狂歡渡此境。(二七)

彼時那階梯，正放穩，

意若對那魔神故示易躋登，

或以益他被擯出福門的悲憤。

與此門對正，自下方開闢，直達那樂園福境，

(一四)

有通道下連人世，廣無垠；

日後有一道通至郇山頂，

及上帝所酷愛的「應許地境」(一七)

雖廣大，却遠不如此徑。(一六)

這近關之徑，常有諸天使，受敕令，來往頻頻，

去訪問那有幸的族人，

帝亦常顧盼，輒垂青，

自那約但河源的派內阿斯，(一八)

直覽至別是巴，(一九)即與埃及亞拉伯接界的

地境。

那出口之廣，直與「黑暗」爲鄰，

有若大海的隄防繇互。(二〇)

此時撒但立在天梯的下層，

那天梯，黃金爲級直上達天門，

下瞰處，突見這世界的奇景，

不由得詫異心驚。

就譬若斥候之兵，

徹夜冒艱危，走過黑暗荒涼的路徑，

迨天明，則身在一高聳的山崗頂，

不期然，驟見得異國的美景，(二三)

或見得著名的都城，

裝飾着尖樓尖塔，光耀晶明，

方受那旭日之光，金輝煥炳。

彼時那魔鬼，雖向曾見識天庭，

也不免被這般驚異之心所佔領，

然而嫉妬之心則更盛，

爲見這世界美麗無倫。

他於是舉目察周巡，

(且他身站處，遠高出那傘樣的「夜」之陰

影，(二四)

故一覽無不分明，)

先自東端的「天秤」，(二五)

直至那負載奎星遠在地平線外大西洋上的

羊毛星，(二六)

次由此極至彼極，以目測其徑；——

然後更不留停，

便向這世界第一區(二七)中奮翼而急進，

通過那澄澈的空氣，不費勞辛，

從那無量星辰的隙裏繞出他的行徑。

那星辰，遠看去，不過是微光掩映一星星，

今在近，則似各成世界開新境；

或又似歡愉之島列成羣，(二七)

有若那赫斯拍喇斯的園圃，自古馳名，(二八)

內有幸運的田疇，林薄，花谷，歡愉真不盡！
但不知有誰幸運住其中，他也不遑問訊。

羣星上，則有那金黃的日輪，

燦爛似天庭，把他的眼睛勾引。

他便向那方前進，

通過個蒼穹幽靜，

（却難言上耶下耶，抑經度耶，（二五））

也不識離心抑近心；（二六）

於此，那大明之體（云）大放光明，

使那密集的尋常星座，都遠離，不敢近，

和他那威嚴之眼，相隔着一段途程。（二七）

那衆星辰，按節奏，舞蹈而行，

日月歲時因以定，（二八）
都迅動，各依途徑，

向着他那使萬疇欣喜的明燈，（二九）

或則受他的磁光吸引，運動迴巡。（三〇）

那太陽光線，使宇宙盡受和溫，（三一）

並把和光透入羣倫的內心，

縱無形，却有力，甚至能直射「深區」（三二）進；

原來他那發光地位，奇妙難名。

至此那魔神，遂泊停，

似這般地境，縱有天文家窺探日景，

殆從未得見自他那玻璃望遠鏡。

那其間，他發見，非言語所得形容的煥炳，

無論人寰金與石，都難與比賽光明；
那質地，雖非各部都勻等，

却盡見輝光洋溢，有若那熾鐵熒熒。

若說是金質，則應一部是黃金，一部是純銀，

若說是石質，則大都爲紅寶石，橄欖石，赤石，黃

石之倫，

盡屬亞倫胸牌上那十二品中的珍品。(二六)

復有一種石，(云々)人間常想像其存，

却捨此無從得見真；

這種石，或與此類似之品，

下界人疆的哲學者，(云々)久久尋求不獲尋；

雖則他們的技術多能，

能把那易渙散的黑梅斯縛定，(二七)

又能從海裏，喚起那普洛條斯年老人，不加縛

細，

由他變幻種種相，終以蒸溜器溜出原形，(二八)

然而此石終於無處尋。

故此處的田疇地境，

怎怪它能噴出純粹的長生不老精，(二九)

或怪它的河道裏，能流出服飲的黃金，(三〇)

原來那具有至高化力的陽精，

雖則與吾人相離遠甚，

但經他那神奇的一觸，再混入地中的津潤，

便能使這黑暗區，產出恁多貴重品，(二五)

顏色燦爛，效力殊珍。

彼時那魔鬼，目覩這新事新物，並不爲之眩瞬。

他舉目極覽遐方景；

爲的那其間，無障礙亦無陰影，(二六)

但有陽光徹朗明，

譬如亭午時，光由赤道(二七)直臨照下境，

今上射，也似這般筆正，

故雖不透體，任向何方不投影；

加以那空氣，沒一處似此清澄。

故使他對遠物視線益銳敏，

因得見，有一光榮天使立在他的視境，

便是約翰嘗得瞻光那一人，(二八)

那天使，但露他的背影，

却是光輝無蔽隱，

有一日光織就的金冠環其頭頂，(二九)

復有同樣光輝的蜷髮，在那生翼的雙膊飄漾

披紛。

他似是，身負着重大的任命，

又似是，正在沉思默忖。

彼時那不潔的精靈(三〇)心內欣，

爲的翼可以得人指引，

指引他那飄泊的途程，

去到人間居住的樂園境，——

那就是他的途程的終了，我人災禍的初生。

只是他，須得要先變原形，(二六二)

因若不然時，怕不免遇艱危，遭阻梗：

他於是，變做個少年基路伯的容形，

雖不類英年方盛，

却是面目間，有青春的氣象充盪，

肢體也優嫺而雅馴：

幻化得巧妙難名。

冠之下，有披揚蜷髮，垂兩頰飄拂鬚髻；

有羽翼彩色爛斑，上灑着黃金煥炳，

那便是他的緊束行裝，(二六三)爲準備飛行奮迅；

那時他却柱銀杖款步而行。

不迨至近，那光輝天使已聞聲，

耳中若受警，急便迴身；

那魔神一見便相認，

原來是烏烈兒大天使，聖前七位隨從內一名：

(二六三)

那七靈，於帝座所居最近，

嘗侍立，候神命令，

又是天神的眼睛，(二六四)

上則遍察天庭，下則到人間，行使命，

無論高原，下隕海中，陸上，靡不遍周行。

那撒但，便如是對他將話進——

『烏烈兒，那光耀巍巍帝座之前七天使，

你是其中第一靈，

你向來作通事，爲上帝宣傳聖旨，遍及那至上

天庭，

那其間有他的諸子（二六）盡等候你的信。

你如今居此境，

殆亦受至高諭旨，有同樣光榮的使命，

並爲他作眼目，常到這新成世界巡行。

我只因不可名言的願心，

欲見識上帝的一切神奇作品——

尤其是「人」，他的眷寵歡愉之所存；

只因「人」，他設備這般奇異的功程，——

我因此，故走出基路伯歌唱之班，

踽踽獨行來此境。

最光明的撒拉弗啊，願你言明，

這其間，那個光明園境，是人類之所居停，——

或別無固定的住場，便住在這些光明的園境，

——

都願你明言無隱，使我得前去訪尋，

或則去私下窺探，或則公開瞻仰不瞞人。

原來那大造物主，曾賜他們世界一層層（二六）

並賜他們萬種恩；

故我欲，借他們，暨一切物品，

讚美那肇生萬有之神，

這也是理所該應；

原來他已秉公平，

將那叛逆的仇敵，驅入幽冥最下層，

今爲彌補那缺失，故創造這有幸欣愉新族人，

望他事己更忠心——

他一切安排部署，無有不賢明！』

如是，那僞善者詭語蒙真，竟不露破綻；

因無論人間或天使，遇僞善，總難分——

這是唯一無形的罪惡，依墮意，許在人間天上

行，

只除上帝不能明；

且常情，往往「智慧」雖清醒，

「疑慮」則睡眠在「智慧」之門，

把責任交給「單純」

又「善性」，凡遇似乎無惡處，便謂其中無惡

心：(二七)

此所以如今烏烈兒，竟一度被欺不遑省，

雖則他是太陽的管理者，

在天上，又向稱眼力最敏的精髓；

那時他對這卑鄙欺人的詐僞徒，

坦直不疑心，這般將話應——

『美麗的天使啊，適聽你方才說願心，

爲欲去見識上帝的作品，

藉可以稱頌那巍巍造物神——

這願心非爲過分，

不足以構成你的罪名，(二八)

且即使似乎過分，也愈當讚賞不當懲。(二九)

你因這願心誠，

竟拋撇你那清火天中的宮館，獨行來此境；

料別個在天庭，這些事大概但求耳聽，

你却必須目擊，方算如心：

都只爲那上帝的一切工程，誠哉是奇景，

得見識自可心欣，

更值得把一切常常念在心！

只是有那個被創造之心，能把這萬疇都悟領，

或能把那創造萬疇的智慧也通明——

原來這智慧，向將萬物的原因深祕穩。

我當日，見這世界的原料紛紜，

本皆混亂不成形，

迨聽得上帝一聲吩咐，

瞬息之間悉聚屯：

那時「渾沌」便聽他的號令，

「喧譁」肅立亦受命，

茫茫的「無限」也有了限境；

及至他吩咐第二聲，(三〇)

便見「黑暗」逃奔，「光明」輝映，

秩序隨由紊亂生。

於是那重濁的地，水，氣，火四元行，

俱各自忙歸本境；

至這輕清第五素，(二九)

則向上昇騰，鼓舞而成種種形，

及夫旋轉成圓渾，乃變做無數星辰，

便是你目前所見的形景，

你當也見他們怎運行：

各有各的地方指定，

各有各路徑遵循：

自餘都成宇宙壁，在它的四周環互。(三〇)

你看那圓球在下境，

它向這方之面有光明，

實則不過由此受光而返映，——

那就是地球，人間的居境；

那光明，便是人間的白晝，

倘無此，便也當如那半壁，爲「夜」所侵凌；

但那鄰境的月輪，遇有緣時常會來幫襯，(三一)

(所謂月，便是它對面的嬋娟一顆星，)

她繞中天，周而復始，每月一迴巡，

由此處借得光明，

使她那三態(三二)的容顏缺復盈，

藉能映照在人境，

並於她那蒼白的封境，抵制「夜」來侵。

我今所指那一點，便是樂園之境，

亞當之所居停，

那高高的叢蔭，便是他的園亭。

你此去，當不致迷途徑；
爲的我亦須由此路行。」

他言罷，便迴身；

那撒但，深深地鞠躬致敬，

因這是，上等精靈所慣行，

原來在天上，相當的尊重與禮敬，沒個看輕，

便告別，自黃道（二五）直向地之濱，

滿心希望此去得功成，

在空中，百度迴旋而奮迅，

直迨至，奈勿提茲山（二六）頂方停。

（二）此三卷一節，爲全書第一二部之緒言。蓋失樂園全書十二

卷，天然分爲三部。第一二兩卷爲一部，以地獄爲主題；三卷至八卷爲第二部，歌詠天地及樂園之事；九卷至十二卷爲第三部，則詠天使墮落及喪失樂園之事。三部之首各有緒言，而第一卷首之緒言，則兼爲全書敘曲。此第三卷，描寫由黑暗進入光明，爲全書最美麗之一卷，其敘曲乃作者抑寫個人情感而向光明告語者。

（一）光爲創造第一日之所產，見創世記一之三。

（二）創造的光之前尙有無始之光。

（三）見約翰福音一之五。

（四）提摩太前書六之十五云：「……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主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

（五）約伯記三八之一九云：「光明的居所從何而至？」

（六）創世記一之三云：「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七）謂洪荒之境也。創世記一之二云：「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

暗。』

(九) 言詠地獄事已有兩卷之長。

(十) 全書之境謂地獄，半昏之境謂洪荒。

(十一) 奧宙斯 (Orpheus)，希臘神話言善琴者，禽獸木石悉傾聽之。其妻死，以琴動冥王，得放還。嘗作夜之讚美歌。作者歌詠冥夜，自謂嘗受靈感，故言與之殊調。

(十二) 密爾頓 四十四歲喪明，目不能見光，故曰「感」也。「明燈」謂太陽。

(十三) 見卷一註(八)及(九)。上言繆司們所常臨之地，蓋言亦愛異教之詩。此言於郇山訪問特勤，以郇山為聖地，而作者蓋以基督教詩人自命也。

(十四) 密爾頓 最多受靈感之時恆為夜間及清晨。

(十五) 泰米利茲 (Thamyris)，雷斯 (Thrace) 之詩人，自誇詩才高於繆司，因受天罰成聾。荷馬之伊利亞特第二卷及柏拉圖書中均提及之。米溫尼第茲 (Maenides) 即荷

馬 (Homer) 著名之希臘盲詩人。

(十六) 泰里細阿斯 (Thesias)，希臘預言家，見於荷馬之奧德賽。斐內烏斯 (Phineus) 亦希臘之預言者，見於味

吉爾 (Virgil) 之伊泥易德 (Aeneid)。

(十七) 「不眠之鳥」(wakeupful bird) 謂夜鶯 (nightingale)。

(十八) 馬太福音 一八之一〇云：『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又同書五之八云：『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十九) 希伯來書 一之三云：『他(上帝的兒子)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像，……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二十) 「深窅」謂洪荒境。

(二十一) 夜之此方為宇宙，彼方為洪荒。

(二十二) 人類若被引誘，則作惡出於本心，故「不祥更甚。」

(二十三) 遵守命令即為服從之保證。

(四)自此以下十行，意謂上帝造人，悉賦以自由意志，惟自由意志表見之善惡乃真善惡，否則爲善爲惡出於「不得已」者，非得謂之真善惡。

(五)羅馬書八之二九—三〇云：「因爲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効法他兒子的模樣……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爲義。所稱爲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六)羅馬書七之一四—一五云：「我……是已經賣給罪了。因爲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此卽志意不自由的狀況。

(七)創世記一之二七云：「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八)創世記一之二八云：「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此語已成「永遠難移的命令。」

(九)「前一等」謂撒但及墮落之天使。

(十)言人類可以得救，墮落的天使則不得救。

(三)詩篇八九之一四云：「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四)「被選諸靈」見提摩太前書五之二一。

(五)歌羅西書二之九云：「因爲上帝本性一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六)謂以恩情與惠愛等發爲詞語。

(七)創世記一八之二五云：「審判全地的主，豈有不行公義的嗎？」

(八)馬太福音三之一七：「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九)約翰福音一之一八：「在父懷裏的獨生子。」

(十)哥林多前書一之二四：「基督總爲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言基督爲實現神意之唯一人。

(十一)言人類之得救全由神恩所賜，已雖有被救願心，但無力。以弗所書二之八：「你們得救是本乎恩……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爲，免得有人自誇。

(四〇) 以下言拯救人類的步驟。

(四一) 哥林多後書六之二：『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又約翰福音一二之三、五：『應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

(四二) 以西結書三六之二、六：『我……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四三) 羅馬書二之一、五：『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四四) 馬太福音一〇之二、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四五) 羅馬書三之二、五：『他(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的罪……顯明他的義。』

(四六) 以賽亞書六之一、〇：『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四七) 創世記三之五：『你們吃(禁菓)的日子……你們傾如上帝能知道善意。』

(四八) 希伯來書九之二、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四九) 羅馬書五之七、一八：『爲義人死，是少有的；爲仁人死，或者敢作的。惟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又彼得前書三之一、八：『因基督曾一次爲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五〇) 啓示錄八之一：『天上寂靜得有二刻。』

(五一) 歌羅西書一之一、九：『因爲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五二) 以賽亞書五五之一、一：『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五三) 以賽亞書六五之一：『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爲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五〕以弗所書二之一：「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五〕約翰福音五之二六：「因為父怎樣在自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五〕詩篇一六之一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五〕詩篇六八之一八：「你已經登上高天，擄掠仇敵……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

〔五〕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五五：「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呵，你的毒鉤在那裏？」〔毒鉤〕原文 *mortal sting*，本

「致命的刺」的意思。

〔五〕歌羅西書二之一五：「就仗着十字架凱旋（原譯：誇勝）。」

〔六〕歌羅西書二之一五：「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衆人看。」

〔六〕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六：「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又啓示錄二〇之一四：「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

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六〕歌羅西書一之二〇：「既然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 reconciled。」

〔六〕詩篇一六之一一：「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六〕言甚於對人之愛者唯有對神之順從耳。

〔五〕以弗所書二之三：「我們從前……本爲可怒之子。」又十四：「因他是我們的和平（原作「和睦」）將兩下合而爲一。」

〔六〕馬可福音一之一一：「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六七〕參看本卷第六三行。

〔六〕言神子爲贖罪故須取得人類的肉身。

〔六〕加拉太書四之四：「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爲女子所生。」又約翰福音一之十四：「道成了肉身，居

在我們中間。』

(七)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二：『在亞當裏衆人都死了。照樣，

在基督裏衆人也都要復活。』

(七)羅馬書五之一八至一九：『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衆

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義行，衆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衆人成爲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衆人也

成爲義了。』

(七)義者不自居功，不義者亦不自命能贖罪，而悉歸功於基

督之恩，並對基督信仰，然後乃得贖罪也。

(七)羅馬書八之二九：『他（上帝）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

中作長子。』

(七)人類之沉淪原於撒但（代表地獄）之憎恨。

(七)腓立比書二之六—八：『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

與上帝同等爲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爲人

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七)基督之復活昇天，並非喪失人性，蓋仍以人之子之身體昇天者也。

(七)「基督」之名原拉丁語 *Christus*，本自希臘語 *Christos*，卽「經塗油」之義，蓋塗油乃古者帝王祭師就職之典禮也。

(七)馬太福音二八之一八：『耶穌對……他們說：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七)以弗所書一之二〇—二二：『使他……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脚下，至他作……萬有之首。』

(八)腓立比書二之一〇：『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無不屈膝。』

(八)馬太福音二四之三〇：『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八)馬太福音二四之三一：『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作「風」……都招聚了來。」

(八三) 約翰福音五之二八：『時候要到，凡在坟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八四) 哥林多前書六之二一三：『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八五) 彼得後書三之一〇：『那日……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八六) 彼得後書三之一三：『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又啓示錄二一之一：『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八七) 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八：『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上帝在萬物之上，爲萬物之主。』

(八八) 希伯來書一之六：『上帝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又詩篇九七之七：『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

(八九) 「歡喜之聲」原文 *hilarion*，本爲猶太節名，每五十年一度，謂之禧年，屆時以號筒之聲宣布國人舉行慶祝。

(九〇) 吶噉哪 (*hosanna*)，亦作「和散那」，希伯來語，本有求救的意思，此處解作稱頌的話。馬太福音二一之九：『衆人喊着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無窮之境」謂天也。

(九一) 「阿瑪綸」(*amaran*)，希伯來語，不凋之花也。

(九二) 啓示錄四之一〇：『那二十四位長老……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蓋此爲表示完全心服之意。

(九三) 樂園先本指伊甸園，後乃指天上而言，此即樂園遷地之意。

(九四) 啓示錄二二之一：『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

出。』

(九五) 琥珀，取其明亮之意，見前註。

(九六) 愛麗仙花 (Elysian flowers)，言生在愛麗仙 (Elysium) 之花也。愛麗仙者，希臘人相傳為快樂靈魂所居之土。

(九七) 啓示錄四之六：『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

(九八) 此節以作者自身的口吻讚美天父及基督。自此以下十三行讚美天父。

(九九) 此以下數行言上帝之本身不可見，但有時光輝稍斂，則可見其衣裾，亦已足眩目矣。

(一〇〇) 過明不能正視，猶之暗也。

(一〇一) 以賽亞書六之一——二：『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脚，兩個翅膀飛翔。』

(一〇二) 自此以下十九行讚美基督。先讚其為神之小影，次讚

其為創造者，末乃讚其有征服撒但之功。

(一〇三) 哥羅西人書一之一五：『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原文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密爾頓此處略之為 "of all creation first"，遂若基督亦屬被造物之一矣。

(一〇四) 「諸天之天」，謂神與天使所居的至高天。見列王紀上八之二七。

(一〇五) 「支配」 (dominations) 亦天使之名號，此處指撒但與其黨羽。

(一〇六) 此以後專言贖罪之事，兼讚美天父與基督者。

(一〇七) 「他們的」，謂諸天使的。

(一〇八) 此稱天父。

(一〇九) 此處及以下三行之「我」，解者不一其說，譯者以為宜解作作者自謂，語氣方妥。

(一一〇) 「星圖」即恆星圖 (sphere of the fixed stars)。據

二世紀希臘天文學者托勒密 (Ptolemy) 之說，恆星圍爲繞宇宙中心之第八圍。

(二) 宇宙之外壳相傳其實堅硬。黑暗者，因其爲「洪荒」所包故。

(三) 「第一層」即宇宙之外壳，爲全宇宙之第十圍，內有其他九圍，外則與「洪荒」爲界。

(三) 「夜」即「洪荒」。

(四) 伊馬烏斯 (Imaus) 義爲「雪」，即喜馬拉亞 (Himalaya) 山。

(五) 海達泗披 (Hydaspes) 河即今之吉拉木河 (Jhelum)，爲印度 (Indus) 河之一支，與恆河 俱發源於喜馬拉亞山。

(六) 塞里坎納 (Sericana) 即中國之西藏 新疆 等處。

(七) 十七世紀之地理書有云：『中國之地甚平坦，其車掛帆而行。』

(一八) 以下諷刺人世之虛榮與迷信。

(一九) 「似氣騰」喻虛幻也。

(二〇) 以下言現世之報酬盡屬虛幻。馬太福音 六之二云：『那假冒爲善的人……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酬報（原作賞賜）。』

(二一) 月圍居地球之次，故曰「隣近的」。十五世紀意大利詩人阿利渥斯妥 (Ariosto) 嘗言凡地上喪失濫用之物，悉以混亂狀態存於月之谷中。

(二二) 「遷來的」(translated) 之意，即將人由世間遷入天堂，而無須經歷中間死亡之一境也。希伯來書 十一之五云：『以諾……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爲上帝已經把他「接去」了。』「中性」(middle) 意即具有介乎天使與人類中間的品性。

(二三) 「此境」謂宇宙之邊疆。

(二四) 創世記 六之四：『那時有巨人（原作偉人）在地上，

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三五) 聖經言挪亞子孫在世的時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語完全一樣。後來他們到示拿 (Sennar, 巴比倫尼亞之一部) 地方，遇見一片平原，就商量要造一座城以傳揚名譽，但是耶和華恐怕他們這事成就，無事不可成就，因而下去變亂他們的口音。於是他們言語不通，那城就造不成了。又因衆人由此分散在全地上，故名那未成之城爲巴別 (Babel)，就是變亂的意思。(詳見創世記第十一章。)

(三六) 恩柏多克利 (Empedocles) 著名於前四四四頃之希臘哲學家，因要人家當他被神接去，跳在挨得納火山裏去死，但他的一隻繩鞋由火山裏噴出，終露真相。

(三七) 挨得納 (Etna, 卽 Etna) 在西西里東北部。

(三八) 克利奧謨布洛脫 (Cleombrotus) 希臘伊庇魯斯 (Epirus) 之哲學家，嘗讀柏拉圖所著之斐陀 (Phaedo)。

幕其中描寫之樂境，因投海自盡，期得速至。

(二五) 見本卷註九六。

(三〇) 羅馬教之托鉢僧 (Friars) 著者有三派：一爲黑色僧，卽多米尼叩派 (Dominicans)，一爲白色僧，卽喀米爾派 (Carmelites)，又一爲灰色僧，卽聖芳濟派 (Franciscans)。

「廢物」指本節後文之遺骸，念珠，免罪符等等。

(三一) 此後諷刺聖地巡禮者，爲全書最富幽默之部分，蓋模倣阿利渥斯安之 Orlando Furioso 者 (第三十四章)。

(三二) 各各他 (Golgotha) 卽聖經中之所謂「髑髏地」。

路加福音二三之三三：「到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二四之一一六：「那些婦女……來到耶穌的坟墓前……只是不見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對她們說，「爲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

(三三) 見註一三〇。

(一三) 據托勒密之天文學，七行星爲宇宙內層之七圈。地球居中；由地球昇天，必須經過十圈，就中第一圈爲月圈 (sphere of Moon)，二爲水星圈 (sphere of Mercury)，三爲金星圈 (sphere of Venus)，四爲太陽圈 (sphere of Sun)，五爲火星圈 (sphere of Mars)，六爲木星圈 (sphere of Jupiter)，七爲土星圈 (sphere of Saturn)。此外第八圈即恆星圈也。

(一四) 歲差 (trepidation)，即星道移動的現象。水晶圈 (crystalline sphere) 即宇宙之第九圈。據托勒密之說，以爲歲差之起，乃由水晶圈之移動所致。蓋托勒密之宇宙本僅八圈，水晶圈已屬圈外，此與第十圈皆中世紀之亞璜十世 (Alphonso X) 所加也。

(一五) 「初動之層」(that first moved)，即初動圈 (primum mobile)，爲宇宙之第十圈，亦最外圈。謂之「初動」者，以其內各圈之運動悉由此圈始。

(一七) 天主教以聖彼得 (St. Peter) 爲守天門者，因馬太福音一六之一八一—一九云：『耶穌說：你是彼得……我要把天上的鑰匙給你。』

(一八) 凡聖者及殉教徒之「遺骸」之斷片及遺服等，羅馬教徒恆取作崇拜之物，蓋迷信也。「念珠」羅馬教徒祈禱時記遍數所用。

(一九) 「免罪符」(indulgences)，天主教赦免罪人之符狀。「特許證」(dispenses)，特許違反教會法之證券。「布告書」(bulls)，即教王之詔書。「宥恕令」(pardons)，免除罪犯之令書。

(二〇) 「邊境」(limbo)，天主教以爲犯罪靈魂候審之處，以其在地獄之邊界，故曰「邊境」。

(二一) 羅馬教徒言「邊境」有三種：一爲祖宗之邊境，一爲嬰兒之邊境，一爲愚者之邊境，故密爾頓稱爲「愚者的樂園」(Paradise of Fools)。

- (一四) 創世記言以撒的兒子雅各 (Jacob) 因他哥哥以掃 (Esau) 要殺他，逃到巴且亞蘭 (Pagan-Aram) 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雅各睡醒了，說：「這不是別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門。」……就給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Luz)』(二七之四—二八之一九)。
- (一五) 此碧海指水晶園。
- (一六) 路加一六之二二：『後來那討飯的 (拉撒路) 死了，被天使帶去……』
- (一七) 列王紀下二之一一：『他們正走着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 (以利亞與以利沙) 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
- (一八) 此以下言天堂與人世相通之道。當世界初創之日，本

有一道由天上直達樂園。後因人類犯罪，此道不通，另闢一道由天上通至以郇山為中心的帕勒司廳。蓋人類既失前者昇天之路，故神特別垂恩，開此第二道，使人有再登天之機會也。

(一九) 「應許地境」(Promised Land) 謂上帝曾應許賜福的地境，即帕勒司廳。

(二〇) 「此徑」謂第一路徑，意謂人若不曾墮落，則昇天之路甚廣闊易行，至後闢之路即遠勿如矣。

(二一) 派內阿斯 (Peneas) 在帕勒司廳之極北，即但城 (Dan) 之別名。

(二二) 別是巴 (Beersaba 或 Beersheba) 在帕勒司廳之極南，地濱沙漠。撒母耳記上三之二〇：『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

(二三) 約伯記二六之一〇：『在水面畫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

(一五) 此處「異國」，暗指由阿爾卑斯山下瞰之意大利；下行之「都城」，則暗指羅馬。

(一五) 地球上之夜，即其背後圓錐形之陰影也，今立於太陽方面，故不見陰影。

(一四) 此以下言撒但先由東而西橫看宇宙，然後由南而北縱看。「天秤」(Libra) 爲極東之星宮。

(一五) 「羊毛星」(Fleecy star) 即白羊宮，居天秤宮正對極西之地位，奎星宮 (Andromeda) 居其上，狀「負載」。

(一六) 中古物理學者嘗分空中爲三區，其界限已不可曉。此處「第一區」，殆即指宇宙外層之水晶、恆星等圍而言。

(一七) 希臘神話言善人死後恆赴「歡愉之島」(happy isles)。

(一八) 「赫斯拍喇斯的園圃」(Hesperian Gardens)，義爲西方之園。神話謂此園係赫斯拍喇斯(Hesperus)之女赫斯拍理提絲(Hesperides)所管，其內有金蘋果。

(一九) 「上下」，南北也；「經度」，東西也。

(二〇) 「心」，謂地球；「離心」，「近心」者，去地球或遠或近之意。

(二一) 「大明之體」(great luminary) 即太陽。

(二二) 表示尊敬之意。

(二三) 創世記一之一四：『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定節令，日子，年歲。』

(二四) 此即行星運動恆以太陽爲中心之意。

(二五) 此言太陽有引力，密爾頓信爲其光含有磁力。

(二六) 詩篇一九之六：『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太陽)的和溫(原作熱氣)』

(二七) 「深區」(the Deep) 謂地球之內部。

(二八) 謂祭師長亞倫(Aaron)制服上之胸牌，其上有寶石

三列四行共十二品，所以代表以色列之十二支族。(詳見出埃及記第二十八章)

(二九) 謂煉金家之點金石，密爾頓以爲唯太陽中有之。

(一七〇)「哲學者」謂煉金家。

(一七一) 黑梅斯 (Hermes)，希臘使命之神，羅馬人謂之麥邱利 (Mercury)。麥邱利者，水銀也。故此處「黑梅斯」即水銀之意。煉金家能以流動之水銀煉成固定之金屬，故言「縛定」。

(一七二) 希臘神話：普洛條斯 (Prometheus) 老人居海中，能預言，但往往變形詭避，不肯告人，必將其綑縛，使復原形，然後肯說。此處喻煉金家以含有金屬之天然物質屢次溜漉使之還原也。

(一七三) 「長生不老精」(elixir)，即煉丹家所煉者。太陽中因有點金石，故產此物。

(一七四) 煉丹家有所謂服飲的黃金 (potable gold) 者，以為飲之可以長生不老。

(一七五) 「黑暗區」謂地球之內部，「貴重品」謂金玉之類。但亦可作人類之食糧解，意言吾人之得生存全賴太陽之力，

故太陽若有點石成金之功也。

(一七六) 當春分及秋分日之正午，日光由天之赤道直照地球之赤道，萬物都無影。

(一七七) 天之赤道。

(一七八) 啓示錄一九之一七：『我〔約翰〕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中。』

(一七九) 啓示錄四之四：『寶座的周圍……坐着二十四位長老……頭上戴着金冠冕。』

(一八〇) 撒但。

(一八一) 哥林多後書一一之一四：『撒但也裝做光明的天使。』

(一八二) 「行裝」即指其羽翼。密爾頓所描寫之天使皆無衣。

(一八三) 烏烈兒 (Uriel)，義為「神之火」，為管理太陽之天使。「七位隨從」，即侍立聖前最高級之七大大使。啓示錄

八之二：『我看見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一八四) 撒迦利亞書四之一〇：『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

遍察全地。」這本指聖殿上的七盞燈說的，密爾頓將它們當做七靈。

(一八七) 聖經中凡天使皆稱「神之子」。

(一八八) 宇宙之諸圍均爲人類而造。

(一八九) 凡自己智慧清明者，其對人亦無疑慮，故流於單純。凡自己宅心良善者，必謂人之良善亦如己。此皆易受人欺之道也。

(一九〇) 擅離職守的罪名。

(一九一) 因欲讚美上帝而擅離職守，故愈過分愈當讚賞也。

(一九二) 『上帝說：「要有光！」』(創世記一之三)。

(一九三) 據亞理斯多德之說，宇宙中除地、水、氣、火四元素之外，復有第五素 (quintessence)，即天空之精氣。又言四元素之運動爲上下的，此第五素之運動則爲旋轉的。密爾頓依據此說，又以爲天使之體質，亦即由此第五素而成。是爲一種清火，與常火異。

(一九四) 言除變成星辰者外，其餘之第五素均成宇宙之牆壁也。

(一九五) 繫觀地球禦「夜」之侵入。

(一九六) 謂上弦，下弦，及望。

(一九七) 「黃道」(eclipse)，太陽繞地而行之軌道也。(托勒密之說。)

(一九八) 奈勿提茲 (Niphates) 山在亞美尼亞 (Armenia)。

卷四

提綱

是時撒但，已見伊甸，其所圖謀，將近實現；不期臨事，疑慮百結，妬懼失望，一時交集；然終無悔惡意，遂決徑向樂園，踰垣而入。乃化一鶴，登「生命樹」，高據其顛，目光四注，遂得瞥見亞當夏娃，其樂無比，心乃大詫。於是決計，誘使墮落，隨幻獸形，近前暗伏。因聞有樹，名曰「智識」，嘗之則死，帝禁毋食。爰思誘惑，由此入門，誘使竊食，自致沉淪。此計既定，乃暫離別，自往園中，更探消息。時烏

烈兒，降自落日，以日間事，告加百列，云當午時，有一天使，出自地獄，潛逃至此，是非善類，須防行止。加聞其言，即便應允，言不待曉，當獲踪影。烏既別去，時已入夜，亞當夏娃，相將就寐。加召諸靈，判爲兩隊，南北分馳，索彼魔鬼；復命二靈，特往寢閣，令覓賊踪，立即擒獲。唯時撒但，方造夢境，坐近夏娃，施其誘引，二靈既獲，迫令同行，及既見加，反覆爭論，方欲抗拒，值天示朕，乃狼狽出園而遁。

啊，想那親見「啓示」的，嘗在天庭，

值「龍」二次敗亡，遭逐擯，氣忿忿，

降落人間，去報仇洩恨，

其時聞有大聲音，說是「地上居民禍及身！」

(四)

啊，如今安得也有這警告之聲，

俾吾人的始祖及時聞警，

知自己的祕密仇人已近，

庶可以及早逃奔——倘獲逃奔無阻梗，——

免竟落他那致命的陷阱！

爲的如今，那撒但心中蘊怒正如焚，

初降落到人境，

昔作人間控告者，(五)今作人間誘惑人，

欲將他第一次戰爭的創損，

與夫地獄沉淪恨，

都報復在那無罪的人間脆弱人。

然而雖則他遠來勇猛，(六)

雖心內並無所懷，(七)

卻不因自己飛行迅速覺歡欣，

又覺此番惡計，亦自無因足自矜；

故當茲禍孽近開場，頓覺心旌搖不定，

意思紊亂如沸滾，

譬一具魔鬼的機關，返擊在自家的方寸。(八)

一時恐怖與疑慮交侵，

迷惑了他的不寧心境，

自覺胸中有「地獄」到底翻騰；(九)

原來那「地獄」他常攜帶在中心，

四周遭，也有「地獄」常環巨，

雖易地，也越不得一寸，

正如離不了自家的心境。

唯時「良心」把睡眠的「絕望」撼震，

慘苦的「記憶」也被攪醒，

頓想起已往，當今，暨將來更是不堪情景；

知自己作孽更深，必難逃更重的災咎！

他時而向着那呈現目前的伊甸園之美景，

心中慘苦目不瞬，

又時而向着天庭，

和那高據在子午線塔頂的全明日輪；

於是心中輾轉難寧定，

口內吁嗟始發聲：

『啊，你有這卓越的光輝被體，(10)』

從你所獨裁的領土下賤，

儼然是這新世界至尊之帝，——

那羣星見你，都把他們的畏縮頭臚藏起，——

我今呼告你，卻並無和你交驩意，

且欲直道你的名兒——

啊，太陽，你不知我如何恨你，

因你這光線，使我頓把前情憶，

憶我當初未墮時，居你境界上，怎樣光榮輝麗，

都只因懷着野心和傲意，

在天中，叛那無敵的天帝，

始落得沉淪墮地！

啊，這究竟因何而起？^(二)

想我對待他，原不合這般無禮；

我受他創造，原也是光輝卓異，

他待我恩意無虧，

雖爲他執役，也未始辛勞苛厲。

我怎得不向他讚美，

且以讚美報恩情，豈非輕易？

我本應心懷感荷，誰曰非宜？

卻誰知他這恩情，反於我結下了冤仇，造成了

惡意！^(三)

我因地位不卑微，便不悅爲人所制，

自以爲一步更高躋，即可達至高之地，

並思在霎時間，把這無窮恩債都清理，

庶免得重負沉沉，須永遠償還無已；

竟忘卻，我還繼續受他的恩意，

又不知，只消我心存感激，^(三)

縱受人恩也不算虧累，

可謂隨時負債隨時理，

則更何愁重擔難輕卸？——

如何我竟不明此理！

啊，假如他那威權的運命，^(四)

註定我在天使班頭，居個卑微等第，^(五)

我當能快樂如心，安分守己，

因不致有無窮希望，將我的野心引起。

然而這也未必！

或許有其他天使，與我一般等第，

也有野心和貳意，

見我縱卑微，卻引我爲知己。

只如今，與我同儕的天使，都仍屹立未傾圮，

對內外一切的誘惑（二六）俱能抗拒。

試問你，（二七）有否同樣的自由意志與能力，足

自撐支？

這固然你亦有之，初與他人無異。

然則除卻那大家均受的天上自由之愛，

更有誰何應任這咎戾？（二八）

然則我欲詛咒他的愛意；

因在我，無論愛和憎，一般足造就無窮的禍孽。

否否，不然，該詛咒的還是你自己；（二九）

爲的你違抗天心，全出你自由志意，

今落得悔恨如斯理固宜。

啊，我如今慘苦堪悲！（三〇）

這無限的忿怒，無窮的絕望，應向何方躲避？

我逃奔處，總仍不出「地獄」裏，

因我自身便是「地獄」矣；

且我今居地獄最深層，

尙有更深一層在其底，

正張吻欲將我吞噬，

彼時回顧當今之地獄，又已若天堂不啻。

啊，那末我須把胸中怨怒終平息！(三)

豈竟無痛悔與寬容餘地？

否否，不然，只除非屈服難爲計；

而無如這二字，正是我所厭棄，

且我更有何面目，去見彼諸靈在地底，

因我曾誇口，謂能征服那萬能之帝，

曾許彼有其他希望，其他妙策，

決不取這投降下計。

啊，他們怎知我守這誇言，費卻如何心力，

怎知我心中痛楚如煎沸！

我在獄中寶座上，頭戴王冠手執杖，

受他們尊崇敬禮，

實則我墮落愈深，只落得愁苦之中自稱帝；

原來野心所謂樂，如是而已！

但即使我能懊悔，(三)

即使我受他恩赦，而恢復當初的境地，

又不將因再居高位，便把野心重喚起，

不將便把那伴爲屈服的誓言毀棄？

從來痛苦之中所立誓，

遇安樂，便須認爲苛暴而無謂，

(爲的凡曾受不解冤仇深刺傷，

真誠的和解斷難成立；)

故此着，適足以使我更甚的再蹈前非，

更深的沉淪陷溺：

如是，則我須以二重的痛楚，^(三)購得暫時的

安逸，

這代價毋乃太貴！

且我那「處刑者」，^(四)亦自明知此理；

所以他「不准」和平，正與我「不求」和平

無以異。

和平已不在一切希望裏，^(五)

你不見，他早已把我們放逐擯棄，

他的新寵已屬於人類，

故特地將他創造，並爲他創造這新世！

所以，「希望」啊，和你長別矣！

長別矣，「恐怖」！長別矣，「懊悔」！

一切「善」於我已無干繫；

「惡」啊，你把我的「善」來權替；

我憑你，至少要與那天上王分疆劃地，

我憑你，殆將把過半的版圖治理，^(六)

這局勢，人間新世不久便當知。」

當他這樣的自語自言，

胸萌萬感容光歛，

忿怒，妬心，絕望，使他三度色慘變；

倘有人在旁目見，

當能覺那時的情緒，殊損毀他那假借的容顏，

而將他作偽的心情暴顯：

爲的是天使心腸，向未有這種惱人的經驗；

他不久，便也自知失檢，

急裝出夷然模樣，把騷動的心情遮掩，

原來他是個詭詐的良工，

也是他第一個實行欺騙，（二）

外裝作聖人模樣，而內深藏仇意居心險：

然而他伎倆猶未盡善，

終不能把那一度受欺的烏烈兒哄騙；

那時烏烈兒，逐彼行踪垂視線，

直至於亞西利亞的山巔，（三）

乃見彼形容毀變，

殊不是快樂的精靈所應然：

原來他彼時獨自在山頭，心謂絕無人見，

故現出凶狠的姿容，瘋狂的氣燄。

如是，他逐逐前行，遂至伊甸（四）的邊境，

那怡悅的樂園已近，

見一片圍場碧綠，好似個田野的丘墩，

冠在個峻峭荒坡的平頂，

其側有氾氾密樹，荒莽瑰奇難卽近；

居其上，長着個高不可攀的叢蔭，

內有松，柏，樅，杉，棕，栲，枝，挺，成一片園林境，

這林上復有林，層累而進，

似一座無上壯觀的劇場形景。（五）

但那樂園的翠綠圍牆，又聳出這層林之頂，
故吾人之始祖，得於此曠觀四面的下方國境。

又高過這圍牆頂，

則見有一圓美樹，滿載着美菓紛綸，(三)

華實輝煌俱似金，

復染着一片光華色澤，美麗難名；

於此日光射映，

比在那晚霞美景，更覺欣欣，

又比神施驟雨後的彩虹亦勝：

真個是悅目賞心的美景！

且此時，他接觸着四圍空氣，愈益清澄，

因引起，春日的懽愉悅樂在中心；

這心境，只除卻失望難祛，能把一切悲哀都逐

盡。

時有和風陣陣；

微扇它們的香翼，放散本地的芳馨，

又把這芬芳掠物的來源微訴人。(三)

譬如人海上航行，

已過好望角，方渡那摩贊俾克的地境，(三)

值有東北風，把示巴(三)的香氣吹自多福阿

刺伯(三)芬芳的海濱，

因感歡欣，徐行而緩進，

且歷過許多海里，那老海受茲香氣，亦自笑吟

吟；

彼時那魔鬼享受這甜蜜的芳馨，也正似這般

情景；

他此來，本是這「芬芳」的禍毒之根，

卻對它喜愛非懷恨，

非若那阿斯摩第阿（Asmodeus）鼻嗅魚腥，

雖則鍾情居不穩，

只索捨棄那托比特之子媳而奔，

心懷仇恨，自米太遠至埃及境，

而終被牢牢縛細。

唯時撒但，已向這峻峭的蠻山坡上進，

行步遲遲，一路憂疑慮忖，

更前行，遂不復得路徑，但見柯枝纏繞密層層。

其地似一片不斷荒林，

有的是灌木莽榛，把獸道人途盡迷梗。

那其間但有一門，東向彼方闢蹊徑。

那元凶見此，殊不欲由正門而進，（哀）

卻懷着藐視之心，

但輕輕一躍，已越過一切山限高垣的阻梗，

便筆正，落在園中站立穩。

這可譬狼被飢驅，新覓一攫食之場，徘徊伺等，

眼看着牧人傍晚趕羊羣，

到田間檻護的欄中關穩，

便輕易踰柵而進；

或譬若穿窬人，存心盜取富民金，

雖有那堅固門兒，門栓嚴謹，不怕攻侵，
卻仍由窗口爬登，或自瓦楞躍進；

彼時這第一大賊爬入上帝的羊圈，也正似這

般情景，

而此後一般猥鄙雇傭人，^(三九)

也都似此爬入「他」的教堂門，污瀆了神聖。

他由此向上飛昇，

飛昇上那卓拔的生命樹，^(四〇) 鶴樣高蹲，^(四一)

但他不因此而恢復真實的生命，^(四二)

却於此，爲那有生者圖謀死盡；

他對這樹給與生命的功能，也未思忖，

却只用它做一種眺望的坐凳，

而不知善用它時，乃可作不死的保證。^(四三)

原來除却神，此理誰人也不明，

都不知把當前之善，評價得其正，

却把至善的謬爲至惡，

或將它用作鄙猥不堪的行徑。

那時他由高下覽，又覺驚奇不勝，

見叢爾一區之地，把自然全部的富藏容蓄無

餘賸，可謂極人類感官的樂景；

否否，此語形容猶未盡！——

那竟是地上的天堂福境：

原來這就是上帝祝福的樂園，

係上帝在伊甸東區親置定。

那伊甸之地，起自浩蘭（四四）向東迤邐，

迄於希臘諸王建築的御塔，在那偉大的西流

基（四五）

或迄於提拉撒，古昔伊甸的子孫所居地。（四六）

這樂土，上帝定爲他那更樂園林的基址。（四七）

那其間土質腴肥，

他特命百樹叢生，樹樹都饒色香味；

而百樹之中，則有生命樹挺然卓異，

上生着芬芳仙菓，黃金質地。

與生命樹密相隣比，

復有智識樹，乃吾人之死所由起，（四八）——

原來這是由知惡的高價買來的善之智識。

（四九）

向南行，則有大河橫貫伊甸境，

那河道，中途不變更，（五〇）

却穿過那樹木森森的山下，潛流而進；

因上帝，將那山高疊作園基，

投在這急流之上，將它壓鎮，

故其水，因乾渴輕鬆的土質，由細管而上滲，

成一脈泉水清新，

而以多數細流灌溉那園林境；

然後衆流復合，落下那峻峭叢林，

與下方之水合併，

本是暗流河道，至此乃分明，

復於此，分做了四大主流，殊途而進，(五)

經歷過多數名邦勝境，

此處無須詳紀論，(五)

但有一層，倘有技能紀述，應得一摹形：

便是那微波的小川，出自青玉的泉源，(五)

滾出些東方的真珠，黃金的沙灘，

在垂懸的蔭下，歧途，迷眩，

流做了醴露甘泉，

使得一株株植物盡得濡沾，

又使凡樂園宜有的花兒皆飫饜；

那些兒花簇花園，並不是人工所建，

却是自然的恩典，

博施在山巔，谷裏，原間，

有的在朝陽初煦的開曠原田，

有的在密叢掩翳的日中蔭蔭。

如是，這地境，成一片多方面的快樂田園景：

林則有珍樹，吐出樹脂樹液，馥郁芳馨；

或又有果實之皮色似金，

亮晶晶懸掛枝頭愛煞人，——

倘若那赫斯柏喇斯的寓言可信，(五)

唯此處乃見其真，——

論滋味，亦殊鮮美絕其倫。

林之隙，則間以草原或平隰，

上有牛羊把嫩草徐徐齧，

或則見，生長棕栢的丘埕。

又或係，潤腴山谷花緣地，

鋪排着牠的富麗，

爛漫羣花萬色齊，

中有那無刺的薔薇。(五)

那一側，則有蔽日的巖穴，陰涼的洞窟，

上蒙着葡萄的蔓藤，累累垂生紫實，

悄然的攀結，富麗難言說；

時則有山泉幽咽，

順斜坡而散淅，

或則匯注一湖中，

平那山石榴點綴的湖沿，如鏡樣晶瑩澄澈。

羣鳥則方事於吟歌；

春之空氣，則把田野山林的臭味播，

而使那微顫的葉子入諧和；

同時萬物的潘神，與恩惠時間聯合舞婆娑，

(六)

領導得青春常在，永不消磨。

昔有那恩那(毛)勝境，

普洛塞賓(美)嘗在彼採擷花英，

却不知她自己，乃是更美的名花一朵，

被幽冥的狄士(美)採擷而行，

因落得栖里茲大費勞辛，

遍世界搜尋都盡；

又有那達夫泥（六〇）園林佳勝，

在那奧倫替，與靈感的卡司達利安泉水（六一）

之濱——

是雖名勝境，都不得與這伊甸的樂園爭競。

再若那尼沙島，脫里登河所環巨，（六二）

昔有個年高的賈猛，（六三）

異邦人稱爲利比亞的育夫，又稱亞捫，

嘗於此藏匿阿摩齊，

與其子巴克士，年華方盛，（六四）

藉欲對其繼母里阿瞞隱；

或若那阿巴姓王防其諸子的安馬刺山（六五）

之頂，

位於愛西渥皮線之下，與尼羅士之頭相近，

（六六）

四面有光耀的山岩環巨，其高一日程，

於是遂有人，以爲那真是樂園勝境，

但比這亞述的園林，（六七）相差猶遠甚——

這園林，彼時那魔鬼，方以無歡心境，

遍覽其間一切歡愉景，

見各樣有生之屬，盡都是未見的奇珍。

那其間有特貴的二形，昂然高挺，

高挺着儼若神明，（六八）

以一種本身的華貴，包裹着莊嚴裸露身，（六九）

宜若使主宰萬壽，亦殊相稱，（七〇）

因他們那樣的神聖神情，

映照出造物主光榮之影，(七)

含蘊着真理與智慧，並有種嚴謹清純的潔聖，

雖嚴謹，却不失爲人子的真正自由忱，

因而在人類，乃把真正的權威秉。(七)

唯是二人不平等，緣其性似非平等；(七)

男的欲其多謀而勇進，

女的則欲其柔和嫵媚，溫雅宜人；

男子之生專爲神，女子則爲男子之神。(七)

他那廣額明眸，明宣出絕對的治人權柄；

復有那海仙花般的鬚髮，(七)額上披分，

雄糾糾四垂成網，

却但與廣肩平。

她則把無飾的黃金之髮，散亂紛紛，

如面幕，蒙罩得下與細腰平，

却又作蓬鬆鬆曲形，

有若葡萄的卷鬚細嫩——

這神情，就表示她服從之性。(七)

但這服從中，又宜微帶些兒權柄，

莫妙於女的依從，男的受領，

而又須微含羞怯，略帶驕矜，

有些兒又愛又嗔，欲順故違的情景。

且其時，那人身的神祕部份，並非藏隱，

爲的那時人，尙未有犯罪的羞恥之心。

啊，你這對於自然作物的無誠羞恥，

你這不名譽的名譽心，罪惡之所由生，

你曾如何徒以貌似清純的外表，擾害了一切

人羣，(七)

曾如何自彼人生，把最幸福的生涯驅逐盡，

驅逐了他們的渾樸，以及那無玷的天真！

如是，他二人，赤裸裸形容不掩，

也不避天使天神見；

爲的是，他們心裏本來無惡念：

如是，他倆口攜手而前，

一自那愛之擁抱始相聯，

最是他們堪艷羨——

那亞當，是所有後代人間，(七) 都莫如他良善，

那夏娃，則於諸女，(七) 之中最美艷。

於時草地上，有樹一叢，微吟清淺，

在——一道鮮澈泉邊，

他二人便坐下，在那婆婆樹蔭間；

他們的藝園工作，並不過辛艱，

但足使，取快涼颺的吹扇，(八)

並使感體適心閒，

而增益健全飢渴念，——

這樣的工作既完，

乃始把菓兒供晚饌，

那菓兒無上甘鮮，

乃二人斜倚在花簇茵鋪堤上時，

那些如意的枝頭之所獻。

他們先咀嚼甘肥菓肉，

然後，若還未解渴，乃將菓殼，

就那盈盈溪水將泉酌；

這其時，不無溫婉的情談，親暱的笑謔，

也不乏，恩愛夫妻私下的歡娛戲樂。

其四周，則有地上的百獸，跳躍嬉遊，(六二)

唯此後，這羣獸，盡變成野性難收，

只在那林，原，洞，藪，供人獵狩。

那獅子，歡欣跳躍，把小山羊撫弄於其爪；

那熊、虎、山貓、斑豹，也在當前跳；

那巨象，臃腫不靈巧，

却也竭其所能，捲其長鼻，藉博他們歡笑；

附近處，有一長蛇狡狴，

假意的奉承討好，

將他那編織的尾巴，

作高第烏斯的結般繞繚，(六三)

這明明已證示他那致命的欺人計較，(六三)

却可惜，未留心，竟不曉。

其餘的，則或凝眸藉草，

因其時食芻都已飽，

又或則，向臥處去徐徐反嚼；

爲的那時紅日已衰頹，

急欲傾落到那「海洋之島」(六四)

同時天際徐昇的秤盤，(六五) 迎夜的星光已燎：

唯時那撒但，凝眸兀立形如槁，

至此始復開言，發彼心中的憂悵：

「啊，真不幸，這是如何怵目愴心的情景！

你看那幾個異質的生靈，

竟爾被提攜上進，進至吾曹的幸福境；

諒此輩非屬精靈，殆係地所生，

却比那天生光耀體，並不見如何劣等，(六六)

這使我心覺驚奇，不由得將他懷忖，

且竟可對他愛好消嫌恨；

你看他映照著神明的像影，多少鮮明，

就是那形容上，也不知道造物者曾施多少恩！

啊，婉孌的伉儷，你們殆未思忖，

你們的變化業已如何迫近，

到那時，這一切歡娛，都將雲散煙消無復贖，

而使你陷於不幸——

你今日的歡娛愈有味，他時的不幸愈酸辛。

你如今固然有幸，

但欲久保持，防護之方還欠穩；

你這高崇居境，就是你等的天庭，

但若果以天庭論，戒備尙嫌不嚴謹，

防不得這樣個仇人，如今竟闖進；

然而我此來，並非特爲尋仇釁，

我見你這般寂寞伶仃，

竟可以垂憐你等，雖則我自己無人憐憫。

所以我，心欲與你們互相親善互聯盟，

期可以密密親親，彼此俱無閼梗，

從今後，或則我來共你們同居此境，

或則你們隨我去結伴爲隣。(六七)

我那住境，視這樂園佳勝，

或不能使你歡心，

但也是，你們那造物主自造的工程，

所以你們須受領。(六八)

他當日將它贈給我，我今也慷慨將它贈給人。

我那地獄，行當廣闢其門，

將你二人招待進，而把其中一切君王都放擯；

(六九)

那其間綽然有餘地，儘容得你等繁多的子孫，

不似此褊狹一區門限緊；

倘別無更佳地境，

你當感謝(七〇) 那逼我來茲報復的天神，

因你等雖未嘗加害我身，

我也免不得作事違心，

要因那加害我身的復仇在你等。

倘或我，見你等一片天真，而心懷不忍，

如我目前的情景，(七一)

也當有一種秉義爲公的理由，

逼使我這不得已的行爲不容阻頓——

所謂理由也明甚，

就是我須征服這新世，藉可把仇仲，

因而擴充我的榮譽和權柄。』

那魔鬼如斯言說，

而以「不得已」這句暴君的口實，^(五)

爲自家的萬惡行爲解釋。

於是從那巍巍高樹顛，

降落在那些嬉遊的四足獸羣間，

他自己，也屢將形隨獸變，

時而這，時而那，藉可以接近他的犧牲^(六)。而

不爲所見，

欲待要從他們言行之間，

更細察他們的狀態。

先變做一獅子，^(七) 目光灼爍如火焰，

環繞他們的四匹，闊步廻旋；

然後變一虎，偶然瞥見，

有二馴柔鹿子遊戲在林邊，

遂蹲伏於其近前；

移時又起立，把伏伺的地方數遷變，

有如人選擇地點，

冀可以一撲而前，雙爪並擒兩難免：

這當兒，那第一男子的亞當，

正向第一女子的夏娃，開始這般娓娓動談言，
乃使他傾耳聽新聲，^(九)不復雜他思念——

『啊，你，這一切快樂的獨一無雙分與人，

也是這一切快樂的獨一無雙部分，

你自身，便已是可親可愛，無與爲倫！^(十)

想那在天之「力」，^(十一)創造我等，

並爲我等創造這寬餘新境，

料必是無限善良，非是人心能度付，

且這無限善良中，又必有寬大自由，乃至無窮

竟；

他使我們育出自灰塵，^(十二)

而在這一切幸福之中寄頓，

實則我和你何德何能，

於他未有功勞盡；

他所責於我等，

但有這一項輕舉易行的職任——

卽在這鮮美紛紜萬菓中，

單莫把那生命樹旁的智識樹菓歸唇吻；

原來生死本爲憐，

而那死，料必猙獰可怖甚；

因你也知上帝曾明令，

倘或偷嘗那菓死爲刑：

這就是你我唯一的服從之徵，^(十三)

捨此外，則賜與我等的權力之徵數不盡，

並給與治人的權柄，

俾統馭海陸空三界的一切生靈。

故你我，須莫謂這僅一易行的禁令，苛刻難遵，

因捨此，其他一切，已無不自由自在可如心，

且已有如許歡娛，選擇任吾都不禁；

故我等，應得對他常讚美，應得頌其恩，

同時則剪樹看花，這歡愉任務須當盡，

這事兒雖若勞辛，

却因有你在，便覺甘甜無困頓。』

於是夏娃將話應——

『啊，我是你肉中之肉，(100)』

我因你而有，(101)我由你而成，(101)

若無你，我便徒然生作人，

你是我的頭，(102)你是我的導引！

你適所言盡中肯。

因我等，確應對他竭誠的讚美，日日的懷恩——

尤是我，分得這更多的幸運；

原來你，相當的配耦無處能尋，

才使我，享有你這卓越萬分的人品。

我如今，依然常記起當初情景，(103)

記那日，我自睡眠初覺醒，(104)

見自己臥在一樹蔭，下有花兒墊作茵，

因覺心驚，不知所居何地，身是何人，

更不知何自而來，如何至此境。

那時我附近，有水自洞中流出，潺潺微作聲，散成一片平如鏡，

然後便住定，與蒼穹一樣清瑩。

我那時心無經驗，遂向那水邊行，

在它的碧綠堤邊將身欲定，

向那清澈的平湖看進，

似其中另有一天，上下足相輝映。

及當我俯首看時，(二〇六)

正對面，水光中，忽現出一形，

亦俯首凝眸看我身。

我因是躍然驚却，它(二〇七)亦躍然驚；

但未幾，我覺心欣，重又回頭望進，

同時它也回頭看我似心欣，神色上，報我以同情與愛情。

那時我，倘不經一種聲音(二〇八)提醒，

我始必空勞幻想，對彼凝眸直至今。

那聲道，「啊，美人，你如今看的便是你自身，

它和你同來同往不能分：

只是你，可以隨我而行，

我帶你，去見一個是人非是影，

你之來，和你的溫柔擁抱，他如今正在等——

你就是他的像影；

你可以據他爲己有，儘享受不可離分；

你當替他生育無數似你這般的子姓，

因而被稱做人間的母親。」(102)

我聞言，怎能不依順？

只索由他導引在冥冥，(103)一逕隨他前進；

及至一篠懸樹下，(104)

乃見你，委實的美貌而英挺，(105)

然而我那時自忖，

猶不若那水中之影，更美婉，更溫存。

於是我仍返向湖邊進，

你則跟着高呼作大聲，

說是，「回來罷，美麗的夏娃，

你知如今所逃避，乃是何人？

你是他的肉，你是他的骨，你此身本屬他身；

(113)

我爲你的生存，

曾從我近心肋骨裏，借你以實質的生命，(114)

只無非，要把你，當一種親愛的個人慰藉，直自

而今：

我追求你，作爲自己魂靈的部分，

我認你做，自家的半個兒身。」

你說着，便用你那雙手溫存將我擒，

我也便貼然從順：

從此後，我方識丈夫的智慧與恩情，比「美」

殊優勝，

且唯有這般德性，方當得真美之稱。」

我人的共同之母這般言說，

媚目送嬌姿，純是一團柔順非淫佚，

一半兒假，一半兒抱，向我人的始祖將身歇側，

把她那隆起的裸露心胸，和他的半個兒相貼，

上蒙着紛披散髮黃金質。

他，見她那嬌姿媚態，心殊歡悅，

不由得微笑嫣然鍾愛極，

有如當朱匹忒，育濃雲，把五月的花兒泡，(二五)

向瞿娜，顯示着歡顏悅色；

並把清純之吻，向她那母性的嘴唇頻接。

那魔鬼，見狀急回頭，爲的心懷妬嫉；

却又偷向他們將目側，惡念胸中結，

乃如是自言自歎息：——

『啊，可憎的景象，惱人的景象！

你看他倆，這樣，被安放，在這互相擁抱的更樂

之鄉，(二六)

料當把福上福，(二七)美滿的享；

至於我，被向幽冥謫降，

那其間，戀愛歡娛兩俱無，但有酷烈的欲望，

這與我輩其他的痛苦一樣難當，

爲的它迄未能償，徒自追求心楚愴！

但我適聽他們親口講，須勿遺忘。

聽他言，似是此間所有，非盡屬其執掌；

其中有一致命樹，是名「智識」，禁止不容嘗。

但「智識」緣何被禁？

這事可疑無理性！

他們的主，爲甚要嫉妬他們，不容聰敏？

有智識，豈能稱犯罪，寧以死爲刑？

且他們，豈必須愚昧乃能存？

這算是他們的幸福，算是他們的忠實服從之

證？

啊，他們的滅亡築在美麗的基境！

我從此，要激動他們的心，

使他增益求知的願望，而棄絕那含妬意的命

令，

原來那命令，意欲使他們永居卑賤難自振，

而智識，則可以拔起他們，使與神齊等。

於是他們將遂起這樣野心，

因去偷嘗而致命：

此策諒來萬穩！

但我先欲向這園中去搜索一巡，

必須一隅一角都窮盡；

這也無非碰機運，

但機運，許能導我在泉邊，或在密稠的樹蔭，

遇着個漫遊的天上精靈，

向他把可探聽的事兒再探聽。

啊，你這一雙幸福人，趁可生存，且自生存；

趁我未回來，把這暫時的快樂享受個盡；

爲是久長的災禍，便須繼此而生！

說罷，他便傲然闊步掉頭行，

却在心中戒備殊周慎，

遂開始，登山，渡谷，越野，穿林。

唯時當那極端的經度，（二八）

天地，海洋三者會合處，

落陽下降正徐徐，

復正面，將他那垂暮輝光，向樂園的東門射注。

那門，由一座石膏的岩石而成，

高高壘積，直入青雲，顯著甚，

由地上，僅一盤旋鳥道可躋昇，

僅高處一門可進；

此外，則惟見崖壁嶙峋，

隨山勢，空懸呈宵靜，不可攀登。

岩柱間，（二九）則有加百列（三〇）坐待夜來臨，

他是警衛天曹的首領；

他四周，有那天國的健兒們，

無武裝操演本領；

唯左近，高掛着天中武器，盔、矛、盾，

上綴着光瑩鑽石，黃金。

於時烏烈兒，乘一線日光穿過黃昏際，到來此

地，

其速，有如流星在秋季，橫切過夜色濛迷，

使天空印受燒焚的蒸氣，（三一）

又使航海者預把狂風方向知。(三三)

他便開始匆匆語如此——

『加百列，你在班中籤配定，(三三)』

該爲這歡愉地境把責任擔承，

又該監視唯嚴謹，

毋令惡徒至近或闖進。

今日正午時分，有一精靈至我境，

似是熱忱殊甚，

謂欲更瞻仰，那全能上帝的工程，

尤其是人，上帝最近的像影。(三四)

我爲他指引，他那心急欲行的途徑，

又把他那虛渺的姿容細審，

但至他初降落，在那伊甸北方的山頂，(三五)

我便察出那神情，被惡劣的情懷所渾，

殊不類出自天庭。

那時我視線，依舊追蹤而進，

却於樹蔭間失其蹤影，

我怕他，殆是那被逐羣中的一靈，

自地獄冒險逃行，又欲重開亂釁，

你必須留意，將彼搜尋。』

於是那有翼的戰士這般對應——

『烏烈兒，你坐在太陽的光耀圈中，

自無怪你那十全的目力，匪遠勿窺無可隱。

我這裏警衛綦嚴謹，

除却自天來熟悉的精靈，

莫能通過這門禁；

且自今正午時分，絕未有誰出進。

倘或有其他靈物，如此存心，

故意的，跳過這些土築的牆垣而進，

則你也當知靈虛之質，

非是實質的障礙所能阻梗。

但果如君言，這牆周之內有他潛隱，

則無論他幻作何形，

一到天明，我便自能辨審。」

加百列這般應允；

烏烈兒便復乘那光明的光線自回職任，

彼時那光線，已把尖端向上挺，(二二六)

將他(二二七)斜帶下，到那已在亞速爾島(二二八)下

沉淪的日輪；

却不知那領袖之星，(二二九)

以難信的非常速度，日日向那其間輾滾，

抑或這不易轉程的大地，向東趨捷徑，

因撇得他，(二三〇)把西方座上侍從的雲彩，

用反映的輝煌金碧作裝幀。

唯時夕晚悄來臨，

暮色蒼蒼，用她那嚴肅的號衣，把萬物一齊包

進，

沉默同時也伴行；

爲的獸向草茵，鳥向巢中已潛隱，

單只賸夜鶯獨清醒。

她，徹夜的把戀愛歌兒吟咏，

因博得沉默歡心。

時則蒼穹上，呈現出青蒼碧玉奕如生，(三)

赫斯柏喇斯率領羣星，(三)光輝獨勝，

直迨至月兒壯麗，蒙暈而昇；

久之，她那無敵的光輝畢露呈，

終做了獨尊女后在天心，

把她的銀線大衣拋被昏冥境；

於時，亞當方對夏娃這般將話進：——

『啊，美麗的配耦，

看如今已是夜昏時候，萬物盡歸休，

我和你也合寧休，不宜獨後；

因上帝，規定吾人勞息互輪流，正如夜繼晝，

且那及時的睡眠之露，已經點得吾人睡眠柔。

三三三

你我當知其他生物，

長日的無事閒遊不辛苦，

休息非其所甚需；

至於人，則定有逐日身心的業務——

這正足，顯出他的特別尊嚴處，

也足見，他的凡百作爲都得邀天顧；

他動物，則但知遊蕩，不識勤劬，

其所作，上帝不加齒數。

你我到明晨，不待朝曦始把東方映，
便須升起，將你我歡愉的業務親勤，
把彼處的花亭，那邊的綠徑，

加修繕，改經營，(二三四)

爲的那其間，是我我日中遊步所經行，
今則柯枝蔓挺，笑我平時操作欠劬勤，
幾不是吾人之力，所得能剪伐釐清。

還有那朶朶的花兒，滴滴的樹液，

紛紜撒點礙觀瞻，使行途阻窒，

倘你我，欲得步行舒適，也須得掃除清潔。

唯此刻，自然之意不能違，

『夜囑吾人應休息。』

於是那裝飾着全美的夏娃這樣答言：

『你是我的作者，(二三五)我受你的調遣，

凡你所囑言，我但服從不置辯。

原來這是帝所安排違不得：

他是你的律令，你是我的法則：

這樣的但知從順，不求明白，

便是婦人最好的智識，也便是婦人的美德。

我每每與你談言，總不期忘却時間，

竟不知晷刻移遷，覺一樣都堪戀念。

你在我前，我覺得朝晨風息甚鮮妍，

初鳥與朝晨共起噪聲喧，

也覺可欣不可厭；

堪喜悅，是那初日的容顏，

把他的東方光線，散在這歡愉田野間，

照耀得草、花、菓、樹，含露瑩然；

微雨後，則覺這豐腴土地芳流遍；

夕晚之來也覺善；

然後便是這沉沉靜夜，共她這莊嚴的鳥囀，

(二二)

以至這月色明鮮，

帶着她一串的珍奇，在天鑲嵌——

沒一樣不堪眷戀。

但無你，則朝晨之來無意味；

喧喧初鳥不足把人迷；

初日照田疇，也不覺麗；

以至那草、花、菓、樹的含露未晞，

雨後芬芳的播流遍地；

與夫那夕晚之來，這靜夜的嚴肅鳥聲之起；

月下的徘徊，星下的徙倚，

便無一樣堪欣喜。

却不知，它們(二二)何故終宵耀不已？

迨到衆目俱已閉，

不知這光榮景象，究竟爲誰輝麗？

於是，我人的共同始祖乃答語：——

『全德無虧的夏娃，神共人間之女，(二二)』

那星兒月兒，自有它應趨的途路，
遶地循環滿一周，乃在明天日暮；
它們一處處巡行有序，
一昇一落無停住，

雖所照，尙是未生存之民族，
却把準備的光明施與，

藉免全冥（三三）乘黑夜，將她的舊有版圖復據，
而使自然萬有，生命又捐除；
爲的這柔和之火，不特足能照燭，

並能以各種影響不同的溫和熱力，
把地上所生萬類，調和，養育，敷暖，溫煦，
或把一部分星辰的潛力向它們灌注，

俾將來受更健日光，易至完成地步。
因此故，雖則它們深夜無人觀，
却也放耀揚輝並不虛。

且即使地上無人，
也莫謂天將乏觀者，神將缺誦稱。
原來當你我無論睡眠覺醒，

恆有萬千靈物，遊行地上無踪影：
凡此諸靈，都日夜瞻仰他的工程，讚美無時停
頓，

你我豈不常聽，空中半夜有天音，
出自那返響的峻巖山頂或叢林，
或則孤吟，或則彼此調兒相應，

盡把那巍巍造物主，讚頌揚稱！

當此輩聯班警衛，夜半梭巡，

往往以天上的樂器之聲，極諧和，相配應，

作起歌兒把夜分，(二四〇)

而使吾人的思想飛越到天庭。』

他二人這般談論，

手攜手，自向他們的多福臥房行。

這地方，是那至尊的栽植者(二四二)所親擇定，

與其他一切人間享用品同日營成。

那臥房之頂，覆蔽密層層，

乃桂樹與番榴結成之蔭，

中雜以更高之樹，葉香而韌，

其兩側，則以葺茗與芳香矮木，編爲牆壁色蒼

青；

復有各色的鳶尾，(二四三)玫瑰，茉莉，在樹隙之間

秀挺，

成一種細工雕嵌，精妙難名；

脚之下，則有紫堇，番紅，海仙(二四四)諸品，嵌繡爲

茵，

比極貴重的彩石鋪成，煊煌尤勝。

那其間，其他生物，無論飛禽，走獸，甲殼，蠕形不

敢進，

因他們對人類異常畏敬。(二四四)

至其內寢，則愈神聖，愈闕靜，

雖說來荒唐難信，

便是那普在的潘神，

便是那雪爾凡（二）無時不清醒，

以至於寧甫，馮奴（三）也都不得進。

當那日，作媒的天使使二人締結婚姻，

那爲新婦的夏娃，便在此深幽宮禁，

把花朵，花圈，香草，點綴在好合牀榻，

同時天上歌班，則把婚歌詠；

她那時裸身之美堪憐甚，

比那自諸神稟受一切才能的判多拉（四）尤

加一等；

只是，啊，這二人的悲劇，又何相似之太甚！

原來判多拉，後被黑梅斯神帶領（五）

帶領給雅弗的不賢子姓，

以美色惑盡世間人，

藉對那盜竊育夫真火者報仇洩恨。

如是，他二人既到那陰蔽的臥寢，

並皆立定，並皆仰首向蒼冥，

眼見得天穹，空氣，上天，下地，

以至星辰之極，皓月之輪，

盡都是上帝的工程，

因對他虔拜口宣稱：——

『啊，全能的造物主，晝夜都由你造成（六）

我等在晝時——如今已盡——

有指定的業務勞動，

勞動在我等的互助互愛之中，歡樂甚，

這歡樂，實冠你所規定我們的一切福幸；

你又造成這歡愉地境，

在我們，覺它寬綽多餘贖，

你於此有豐厚的恩情，可惜少人與分，

枉教落地沒收成。

但你曾許我二人，得有一充實地球的種姓，

他將和我等，共把你這無窮之善讚美揚稱，

無論當我們日間覺醒，

或當我們，如現在，正求你賜與睡眠恩。」

說此時，他二人同心一意無差別，

但一片敬心虔潔，更無他儀節，(二五)

這最使帝心歡懌；

然後攜手相將進至極內室，

更無煩脫卸吾曹所着的累人衣飾，

便並頭兒臥在床席；

我料想，那亞當，定不把嬌妻遠撇，

那夏娃，也不把夫妻之愛的神祕典儀拒絕；

他們並不識，僞善徒，嚴肅地，所謂地位，純真，與

貞潔，(二五)

實則彼所謗為不潔，卽上帝之所謂潔，(二五)

有的是奉命而行，

而大衆亦任行勿禁，不為穢褻。

原來我人的造物主，囑使我人繁殖；

然則誰復主張人道絕，

除非是我人的毀壞者，神與人間之敵？
(二五)

福哉，結婚之愛，此中神祕難分解！

你是人間後裔的真正源泉，

你是樂園中的唯一超常特色！

賴有你，我人的淫慾乃祛除，

得自拔於獸羣之外；
(二五)

賴有你，基以忠直真純的理性，

倫常的關係初開，

父子兄弟的恩情始恢大。
(二五)

我自當不將你，論作污邪有罪戾，

或認你，不宜居這極端神聖地；

你這家庭歡愛的不竭之泉，

你的牀純潔無污垢，
(二五)

正若古今來聖人族長所自宣言。

這牀間，愛神放出黃金箭，
(二五)

這牀間，他把長明燈點，
(二五)

又搖着紫色的翼兒，在這裏統治而歡宴；

他不到，由娼婦買來的淺笑之間，

那其中無歡，無愛，無情戀，但供作不時消遣；

也不到，各樣的宮闈淫艷
(二五)——

或爲雜沓舞婆娑，或則共嬉蒙假面，
(二五)

又或則，中宵開舞宴，

或則忍凍情人，把「夜樂」向高傲的美人兒

獻，(二六)

徒博得被她嫌厭——

此等處，愛神都不踐。

唯時他二人，已被夜鶯溫撫，擁抱而眠，

屋頂的薔薇，紛落在他們裸體間，

須待明朝方補遍。(二六)

睡着罷，有福的夫妻！

但若你不求更多福，不欲更多知，

方算是至樂無窮的境地！

其時，夜已把她的圓錐陰影，(二六)

移上這月下穹窿的一半路徑，(二六)

諸嗟略啞，(二六)都按慣常時刻，出了象牙門，

武裝排列如軍陣，豎立司更；

於是加百列，乃對權力稍次的一靈這般下令：

『烏齊兒，(二六)你把他們抽一半，

到南部梭巡嚴密毋稍緩；

這一半，則去巡行北段：

你我這巡迴路線，會合在極西端。』(二七)

於是兩軍火燄一般(二六)的分判，

半向盾方，半向矛方急轉。

那其中，(二六)近他身畔，有二精靈壯健多謀算，

他把他們呼喚，將任務叮嚀一款款——

『伊楚烈，齊風（二七〇）你二靈，展翼加緊，

把這園內搜尋，無使一隅獨賸；

主要是，那兩個美麗生靈的住境，

諒他們，如今已安然臥寢。

今傍晚，有自落日之中來報信，

說見有地獄的精靈潛來此境，

（這事誰能料忖？）

必逃自地獄的關門，帶着不良的使命：

你若見他時，須卽抓擒，送來受訊。』

說着，他自把那光輝隊伍率領前行，

使得月光都眩暈；（二七一）

那二靈，則逕向那臥房而進，

去把欲尋之物搜尋。

迨至時，便見他作一蟾蜍模樣，貼近夏娃身畔

而蹲，

正試行，藉魔術，向她的想像器官鑽進，

因可以，隨所欲，造成幻想，幻形，和夢境；（二七二）

或將「毒」向她吹進，

冀可以點污了她的動物精神（二七三）——

原來這精神，乃自清血提昇，

有若清川之上微風習習生；——

此着果成，則至少可引起騷擾不平的思忖，

以至虛空的希望，虛空的目的，縱欲求於非分，

緣自負而膨脹，驕慢隨生。

於是，那精勤的伊楚烈，把長矛輕觸其身；
爲的是凡贖品，都見不得上天的靈品，
經一觸，便不由不回復原形。

他既現形，便駭然一躍把身騰。

譬有一堆火藥，(二)量可把大桶充盈，

正欲貯之藥庫，準備謠傳的戰爭，

忽落上一火星，

那煤烏的顆粒，便突變火花飛迸，

使空中着火燒焚；

彼時那惡魔，化成本相驟昇騰，也正似這般形
景。

那兩個美容天使，見這猶醜魔王驟露形，

也不由却退心奇而目瞪，

却並非驚，便如是對他將話進：——

『你這是何叛逆的精靈，

既判往幽冥地獄，何故脫逃來此境？

又何故變幻容形，仇敵一般的坐等，

坐等在這兩個睡眠人的頭枕？』

那撒但滿懷輕侮將言應：——

『然則我，你們竟不認？

你們當初，也知我不與你們同等，

我坐處，你們不敢飛昇！

今既不相認，便是你們自己無名之證，

料必是，天使羣中最下層。(二)

不然時，你們果識我，何故還相問？

又何故把這般廢話作開端，

而不知其無益，與把空言作論正相等？

於是齊風亦將輕侮還輕侮，這般對應——

『叛逆的精靈，你休怙，

以爲自己的形容未變更，

或未嘗減損光明，

仍似你在天時正直清純，別個還能相認。

須知那時的光彩，已因你不求向善，早與你離

分；

你如今，正似你的罪孽，

和你那受刑之地，一般污濁不光明。

只是來；爲的我等此行亦奉命，

你當得，自去和他說個清；

因他的責任，是要保得這地方不受犯侵，

這幾人（三）不蒙害損。』

那嗷啞啞如是言；

他那嚴重的呵譴，在青春之美見出森嚴，

因使得他的無敵姿容愈益添。

那魔鬼立在當前，羞慚滿面，

心感着「善」何等的森然，

眼見着「德」之賦形，何等的可羨——

而自顧，乃有這般失陷，

主要是，光輝消滅，業已如斯明顯，

因覺得心痛如煎；

却仍似並無餒怯，又開言：——

『倘如我必須爭鬪，

也須好手對好手，

我要找那差遣你來人，

不和你這被遣之人爭好醜；

或者你們大眾一齊來，

庶幾我的光榮多些兒成就，少些兒丟。』

於是無畏的齊風乃對言：——

『你心中的懼念，將省却我們的試驗，(二七)

實則你這樣惡徒，只消一極小的精靈也能戰；

爲的你因心惡，故必身辱。』(二八)

那魔鬼默然不應，心內不勝忿忿；

却如駑馬受韁，傲然前進，

把口中鐵勒不住齧齧。

他自知無須爭抗，不用逃奔，

因上天的威嚇，已把他的心兒攝鎮，

否則他一無所懷。

不一會，便已近那西端地境，

那兩隊半匝周行(二九)的巡卒，正當會併，

併作了密隊一行，等待着後命。

於是首領加百列，在陣前，對衆揚言作大聲：——

『啊，朋友們，我方聽見有敏捷步聲，向此方急進，

如今又瞥見，伊楚烈與齊風穿過叢林，還有同行的第三個，儼然有王者風神，特不過輝光已衰損；

看他的態度，和那樣形容凶狠，

似乎是地獄之君——

料沒有一場爭鬪，他不會離開這地境。

你們都站穩，因他面上，已凝着挑戰神情。」

他話猶未竟，那二靈早已至近，

便把帶來何人，獲在何境，

方在何事，怎樣蹲身，

敘述得殊爲簡淨。

於是加百列現出嚴厲神情，

對他如是將言進：——

『撒但，你爲甚，衝破那特爲你定的限境，而來擾亂他人的職任？』

我不贊成學你樣，破壞此方的法禁，

却有權力和權利，把你闖進的緣由質問；

你來意，似在破人眠寢，

並對上帝使住園中受福的這幾人兒欲犯

侵。』

於是撒但面呈侮慢神情，這般對應：——

『加百列，你在天時，本嘗有賢慧之稱，

我在當初也承認；

但經你如今這一問，使我懷疑不敢信。

試問你，居彼者，誰肯甘心吃苦辛？

縱然是判罰在幽冥，

又誰不欲覓出路，因求自脫身？

就是你，也必如斯，可斷定，

且必任何去處，都要冒險而行，

總求能遠離苦境，

冀速把安逸代替苛刑，

把悅樂來償悲悶；

我就因尋求此等，故而來此境。

在你，但知有善，罪惡未嘗更，

自當覺此舉殊無理性。

至若說，那束縛我們的，(二〇)意將不允，

則彼須將鐵門關鎖更加穩，

方可以把吾曹，在那黑獄之中長閉禁。

你今所問，我都已答覆分明：

至其餘，他們的報告都可信；

他們見我時，確是在那地境，

我却並不存侵害之心。」

他如是傲慢而言，那勇武的天使頗為激忿，

因便冷笑微微，這般的對應：

「啊，自從那撒但沉淪，(二二)

天上便弱一個能將賢否分！

他，本因愚而墮隕，

今復因愚越獄作歸程，

問他何故不經允准，

擅敢越出幽冥的禁限前來此境，

他對於這問者的是否聰明，

竟認真的懷疑判定！

但是他，却把避苦逃刑之舉判作聰明甚！

你儘這般判斷罷，儘這樣自作聰明！

終必有那因你逃亡而起的怒忿，

加七倍來對付你這般亡命，

並把你那智慧重新打退到幽冥，

好使你再受些兒教訓，

庶知無論如何的苦痛，

都不得與那無限的惹來忿怒去爭衡。

可是你又緣何只獨行？

那諸靈，不都和你越獄同來，却爲甚？

豈他們的苦痛較輕，比較的無須逃遁？

抑或你不能耐苦，獨異他靈？

啊，勇敢的首領，逃亡第一人！

你倘曾對你的同難者，把這逃亡用意預申明，

斷不會獨自奔亡來此境。

這席話，那撒但厲色顰眉，這般對應：

『無禮的天使，你且聽！

非是我不能耐苦，非是我畏受艱辛！

想當日，你我周旋在戰陣，——

你的長矛難取勝，

賴有那齊迸的迅雷幫襯，(二八三)——

你也知我是勁敵，最爲勇猛。

但你這一席濫言可證，

你不因已往的失敗，過去的艱辛，

經驗上有何進境，

仍不配做忠實的首領——

尙不知己所未經的險徑，

決不可使大家冒險而進。

因此我，我一人，先自擔承，

飛行那荒曠的深淵，(二八四)偵視這新造的世境

——
因它在地獄，也已闡傳有信，——

冀於此覓一較好的住場，

並把我那些被難精靈，在這方的地面或半空

(二八五)安頓；

唯當我等來佔領，

將不免又須你，和你這華麗諸軍，(二八六)再試——

回本領；

實則你們的事務，本不是戰爭，(二八七)

却只消服侍你們的主在天頂，

只消對他的寶座讚美歌吟，

而在習慣的距離(二八八)卑躬示敬。』

於是那戰士的天使急忙將話應：——

『你先強說避苦痛，是自己聰明行徑，——

今又自招到此，乃爲探偵——

似此隨言隨自食，足見你不當爲首領，

却顯出原來是謊者，正符合撒但之名；（二八）

且這「忠實」一言，又怎能相稱？

啊，名不可以不正，如今這神聖的「忠實」之

名乃被污損！

試問你所忠者何人？

豈不謂你那叛衆——則盡是鬼黨魔羣，

正配你這般的首領！

你豈以離叛那至尊公認的權能，

便是你的紀律，便是你的教訓，

便是你所誓守的忠信？

且你這奸刁僞善者，如今似以擁護自由爲己

任，

而不知當初在天上，對於那可畏之君，

又誰似你那般阿諛謙恭卑賤甚？

然則你除却有取代之心，尚有甚緣由可問？

但我如今忠告你，你聽分明：

你速去還向你來處飛行。

倘自這時辰，這神靈限內還見你蹤影，

我便把你鍊曳到冥坑，

將你牢牢封禁，（二九）

定使你從今，再不敢藐視地獄關防之不緊。

他這般的恫嚇，撒但絲毫不在心，

只增添了怒忿，這般將話應——

『你這看園的嗟嚅，說話猖狂甚！

待我做你的俘囚，方談得鎖鍊來拘禁！

如今，你自己且須謹慎，

須備我這高強手腕，要使你感着沉沉重擔難

勝任，——

雖則那上天主，常在你翼上跨乘，(二九二)

雖則你共你同僚，慣在輓下困，

慣牽引他那得勝的車輪，歷過星羅的天徑。』

當他這般的大肆嘲蔑，

那天使的光輝隊伍忽成火赤，

將陣勢排開若眉月，

開始把抱執之矛環之如緝褶。(二九三)

那矛之稠，有若稻田方熟備秋收，

一片垂鬚的穗簇盡低頭，

隨風擺蕩飄流；

旁立着，那多慮的農夫心內愁，

生怕場中打落唯皮殼，希望全休。

那一方，撒但也提防，

聚起了全身力量，龐然挺脹，(二九四)

有若騰涅立夫亞特拉，(二九五)毫不驚惶：

其軀偉岸，直上達穹蒼，

「恐怖」飾翎毛，坐在他的冠上；

掌握中，也執着若盾若矛模樣。

那時形勢恐怖的行爲殆必至，
且殆必，竟使星辰穹境也騷然，不僅樂園而止，
或至少，各元行，因這猛烈的衝突，盡被紛紛裂
扯。

却猶幸，永久神，爲防止這場可駭的訂爭，

在天掛出金天秤，(二五)

那天秤，如今猶在「處女」「天蠟」兩宮(二六)

之間垂兆朕，

初以權衡創造的萬品，(二七)

使虛懸的大地與空氣均衡；(二八)

今則把戰爭和國運，一切事兒平準。

他在兩端置二碼，一示戰鬪，一示息爭：

就中前者忽飛昇，使秤釋兒陡昂挺；(二九)

加百列見此情形，乃向惡魔這般將話進：

「撒但啊，你我彼此相知都甚明，

知你我這力量都非屬自身，乃由天所贈；

然則誇耀刀兵的能力，豈非愚甚！

爲的你所能，超不出上天所允，

而我，雖能將你似泥般蹂躪，(三〇)也不得自稱

能。

你若還不信，可從那天上的兆徵看出你的運

命，

且看你的斤量，何等微輕，(三一)

你若反抗時，必如何柔荏！」

於是那惡魔仰望天心，

見自己的秤盤果昂挺，

便更無言，口內喃喃而遁；

同時夜之陰影，也隨他逃遁無形。(1011)

(1) 「親見啓示(Apocalypse)的」謂約翰。新約的啓示錄

係約翰得見基督啓示的紀錄，故其第一章云：「耶穌基督的啓示……曉諭他的僕人約翰。約翰便將上帝的道和耶

蘇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二) 自第一行至十五行，係作者之感慨。此時撒但已近人間，致命的誘惑將近開始，故作者希望人間早得警告，藉可避免也。

(三) 啓示錄一二之九：「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又同章第八節：「在天上就有了戰爭……龍也同他的

使者去戰爭，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又同章第十二節：「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人間）去了。」撒但之喪失樂園爲第一次戰敗，啓示錄第十二章所述爲第二次失敗，故曰「二次敗亡。」

(四) 啓示錄一二之一〇——一二：「我〔約翰〕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你們（住在天上的）都快樂罷，只是地與海有禍了！』」

(五) 啓示錄一二之一〇：「因爲那在我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又「惡魔」原語 *diabolos*，本有「誹謗者」及「進讒者」之義。

(六) 自此以下十八行描寫撒但心中分裂的悲哀。

(七) 參看卷二描寫撒但毅然獨往人間的氣概。

(八) 箴言二六之二七：「控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輾石頭的，自己必反輓在他身上。」

(九) 第一卷撒但語云：『良以心是自家的宅宇，它可以化地獄作天堂，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獄。』

(一〇) 此以下十二行係撒但因仰見太陽而發之怨語。失樂園初擬作悲劇體，此段即其楔子，相傳爲一六四二年所作。

(一一) 此以下十九行，寫撒但追憶墮落之原因，而受良心之譴責。

(一二) 馬太七之六：『不要把聖物給狗，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一三) 此以下五行意謂真實的感恩即是酬恩，然真實的感恩同時又永覺有所虧負。

(一四) 此以下二十行寫撒但欲將自己犯罪的責任轉嫁他人，而終於不得不詛咒自己。

(一五) 第一步，他以爲自己地位太高而起野心，因而歸咎於運命。

(一六) 在內的誘惑謂自負，在外的誘惑謂野心。

(一七) 撒但自問。

(一八) 爲惡由於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由於天上的愛，故又歸咎於愛。

(一九) 至此終於歸咎自己。

(二〇) 此以下八行寫撒但對自己憐憫。

(二一) 此以下二十八行寫撒但因絕望而轉思和平，先言和平的方法，次言和平之結局，而終斷定和平亦屬無望。

(二二) 撒但自知不誠和解之無效，蓋一旦復居高位，則不免野心又起，二度叛逆，禍必更甚。

(二三) 謂和平後二次反叛。

(二四) 謂上帝。

(二五) 此以下言絕望之餘終於甘自暴棄。

(二六) 撒但自謂地獄已屬己，故言與「天上王分疆劃地」，又信將來新造的宇宙亦得歸己掌握，則神所有者但賸天堂矣，故曰「殆將把過半的版圖治理。」

(七)「假借的容顏」指三卷末撒但幻作青年基路伯之事。
 (八)約翰福音八之四四：「因他〔撒但〕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九)「亞西利亞的山巔」(on the Assyrian mount) 卽奈勿提茲山，見三卷末。

(十)伊甸樂園所在之地。創世記二之八：「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之人安置在那裏。」

(十一)劇場坐位作階級形，故似斜坡上之層林。

(十二)創世記二之九：「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眼目，其上的菓子好作食物。」

(十三)「來源」謂樂園；風聲幽咽，有如「微訴」。

(十四)摩贊俾克(Mozambique 或 Mozambique)在非洲東岸，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對面。

(十五)沙巴(Saba) 聖經作示巴(Sheba)，紀元前五世紀阿剌伯南部古國名。又示巴，古女王名，嘗以香物獻所羅門者。

(見列王上第十章)

(十六)多福阿剌伯(Araby the Blest)卽 Arabia Felix，指古阿剌伯東南隅之地。

(十七)據外典托比特書(book of Tobit) 阿斯摩第阿(Asmodeus)乃一惡魔，居於米太(Media) 愛一女子名薩刺(Sara)者。薩刺七次與人結婚，其夫皆爲阿斯摩第阿所殺。最後薩刺與托比特之子托比阿斯(Tobias)結婚，遵天使拉斐爾(Raphael)之教，於結婚夜取魚之心臟焚之，阿斯摩第阿聞臭，逃至埃及，爲天使所縛。

(十八)約翰一〇之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十九)「猥鄙的雇傭人」係指一般僧侶。約翰一〇之一二—一三：「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二十)創世記二之九：「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

(四) 鵜 (cormorant) 卽鵜鷗，乃一種貪食的海鳥，見以賽亞書三四之一。

(四三) 生命樹象徵真實的生命，卽永遠聖潔的生命。唯撒但坐於其上，並不能恢復生命，却只在造死。

(四二) 「善用」言若能從此樹之暗示，則可以悔罪自新也。

(四一) 浩蘭 (Auran 卽 Hauran) 爲帕勒司廳之一省，在約但河之東，大馬色之南。以西結書四七之一八：「以色列的」東界在浩蘭，大馬色……」

(四〇) 西流基 (Seleucia) 在底格里斯河之右岸，爲敘利亞四名城之一，亞歷山大之將西流庫·尼卡它 (Seleucus Nicator) 所建。

(三九) 提拉撒 (Telassar) 在米所波大米之西部。以賽亞書三七之一二：「屬提拉撒的伊甸人。」同語又見列王紀下一九之一二。

(三八) 「伊甸」本有樂土之義，園中則比樂土更樂。

(四〇) 智識樹 (Tree of Knowledge) 卽創世記二之九所謂「分別善惡之樹」。人類之有死，由於亞當竊食善惡樹菓而起。

(四〇) 知善同時卽不得不知惡，故善之智識，其代價甚高，上帝所以禁食智識樹菓，卽以此故。

(三九) 不以樂園之丘所阻而變其道。

(三八) 創世記二之一〇：「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爲四道。」

(三七) 詳見創世記二之一一—一四。

(三六) 卽上文所謂由伏流滲出之泉，其色若青玉也。

(三五) 赫斯柏喇斯所掌園中有金蘋果，已見三卷註。

(三四) 人類犯罪，地亦被詛咒而生荆棘 (見創世記第三章)。

故想像人類未墮落之前，薔薇無刺。

(三三) 潘 (Pan) 爲希臘神話中牧者之神。恩惠 (Grace) 與優

雅及歡喜，爲擬人化之三女神。時間 (Hours) 爲象徵季序

的女神；言時間跳舞，即所以形容季序之變化。

(五七) 恩那 (Enna) 西西里之都會。下述之故事發生於其附近之田野，拉丁詩人常歌詠之。此及下文之達夫泥、尼沙島、安馬刺山等處，爲自古相傳之名勝，用作樂園之陪襯者。

(五八) 普洛塞賓 (Proserpine)，古神話中之美人，栖里茲 (Ceres) 之女也。冥王普盧托 (Pluto) 見而愛之，帶入幽界，其母栖里茲尋之，窮世界不能得。

(五九) 狄士 (Dis)，即冥王普盧托。

(六〇) 達夫泥 (Daphne)，敘利亞北部奧倫替 (Orontes) 河濱之一優美森林，阿坡羅神廟所在。相傳昔有女妖名達夫泥，阿坡羅神愛之。女妖奔逃，阿坡羅神追而執之，遂化爲桂樹，故曰後以桂樹爲阿坡羅之聖樹。

(六一) 卡司達利安泉 (Castalian Spring)，爲達夫泥林中之一泉，相傳飲其水者可得詩之靈感。

(六二) 尼沙島 (Nysaian Isl)，即 Nysa 在利比亞，脫里登

(Triton) 河繞之地極豐饒優美。傳說：利比亞王有名亞捫 (Ammon) 者，後稱利比亞之育夫 (Jove)，先與里阿 (Rhea) 結婚，後與阿摩齊 (Amalthea) 戀愛，而生巴克士 (Bacchus)，但恐里阿妬，故藏匿母子於尼沙島上。

(六三) 賈益 (Cham)，即聖經中之含 (Ham)，乃挪亞 (Noah) 之子，見創世記一〇之一。其後含爲亞非利加人之始祖，故埃及稱爲含之地 (見詩篇一〇五之二三)。密爾頓以與亞捫合爲一人，殆即據此理由。

(六四) 巴克士爲希臘所奉之酒神，故若年華方盛。

(六五) 安馬刺山 (Mount Amara) 在埃及尼羅河之上流，正當赤道之下。阿巴姓 (Abassin) 即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之王，恐諸子叛逆，於此山之頂造三十四宮殿居之，藉相隔離。山上氣候溫和，故嘗被誤認爲樂園。

(六六) 愛西渥皮線 (Ethiop Line) 即赤道。尼羅士 (Nilus) 即尼羅河。

(六七)「亞述的園林」即樂園，以亞述乃伊甸之主要部分也。

(六八)人類直立的姿勢即爲似神的象徵之一。

(六九)詩篇八之五：「賜他爲榮耀尊貴爲冠冕。」

(七〇)詩篇八之六：「使萬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七一)見創世記一之二六—二七。

(七二)因其爲造物主光榮之肖像故。

(七三)以下言兩性之意義，作者蓋完全依從聖經之主張而定男女可以平權者，惟因此故，近代人常誦病之。

(七四)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七—九：「他是上帝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並且男人不是爲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爲男人造的。」

(七五)海仙花 (hyacinth)，即風信子，乃一種董青色之花。荷馬詩中常以之譬喻頭髮，殆因顏色相似故。

(七六)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一〇：「女人……應當在頭上有服

從權柄的記號。」又一四—一五：「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

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恥嗎？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因爲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

(七七)此數語暗罵一般僞爲聖潔的祭師。

(七八)凡人間盡是亞當的後代。

(七九)凡女子盡屬夏娃之諸女。

(八〇)操勞之後，方知涼風吹扇之可樂，但操勞之程度，僅足使知涼風可樂而已。

(八一)以下言人類未墮落前，諸獸皆柔馴可狎，其狀與萬物復活之後正似，如以賽亞書一一之六—八所狀寫：「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羣；小孩子要牽引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八二)高第烏斯 (Gordius) 爲弗里家 (Phrygia) 之王，其車

轅上有一繩結，當時有一種預言流傳，言誰能解此結者當爲亞洲之主，亞歷山大大帝乃以刀斷之。

(八三) 蛇尾作結，已示其欺人手段之證據，惜亞當未之注意也。

(八四) 「海洋之島」(Ocean Isles)，指大西洋中之亞速爾

羣島 (the Azores)。參看本卷後文。

(八五) 東西兩半球如秤之兩盤，日落如一秤盤之沉，同時其他一盤——卽有星之夜——昇上。

(八六) 希伯來書二之七：『你叫他比天使稍劣(原譯微小)一點。』

(八七) 或則撒但與人類共居地上，或則人類隨撒但同居地獄。

(八八) 地獄亦上帝所造，故不當拒絕。

(八九) 以賽亞書一四之九：『你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來近接你，又因你驚動在世曾爲首領的陰魂，並使那曾爲列國君王的，都離位站起。』

(九〇) 「感謝」乃反語。

(九一) 爲私情雖有所不忍，爲公理之不得已，則不得不使人類墮落。

(九二) 暴君作惡，恆以「不得已」三字爲藉口。

(九三) 「犧牲」，謂亞當夏娃。

(九四) 參看彼得前書五之八。

(九五) 初次聽見人類的語言，故曰「新聲」(new utterance)。

(九六) 以主體論，夏娃爲與亞當共同享樂之人，且亦唯夏娃得分與享樂，故曰「獨一無雙的分與人」；但以客體論，在亞當覺得夏娃實爲構成一切快樂的要素，故曰「一切快樂的獨一無雙部分」。第三行卽申說第二行之意。

(九七) 「力」(power)，謂上帝。

(九八) 創世記二之七：『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九九) 不食禁菓卽爲服從之徵，上帝所要求者唯此而已。

(一〇〇) 創世記二之二三：『那人說，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稱他爲女人。』

(101) 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九：『女人乃是爲男人造的。』

(102) 創世記二之二——二二：『耶和華上帝使他〔亞當〕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103) 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三：『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

(104) 此以下爲女子最初的自覺。

(105) 創造，出生，復活，都似覺醒，死則似睡眠。

(106) 自以下言女子之美的自覺。

(107) 「它」水中之影。

(108) 此聲音乃天使所發，見後。

(109) 創世記三之二〇：『亞當替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爲她是衆生之母。』按「夏娃」(Eve) 有「生命」之義。

(110) 天使在前引導，不見其形。

(111) 篠懸樹 (plane 即 plane tree)，日本譯名，舊譯

楓楊樹。

(112) 男性美之發見。

(113) 雅歌二之一六：『良人屬我，我也屬他。』

(114) 見前註一〇二。

(115) 朱匹忒 (Jupiter)，羅馬之主神，瞿娜 (Juno) 爲其妻。此處以朱匹忒爲空氣之擬人化，瞿娜爲地之擬人化。

「青濃雲」卽降雨之意。

(116) 伊甸本是樂鄉，而其互相擁抱之情景，則爲更樂之鄉。

(117) 居樂園已屬有福，而復得享受戀愛，則爲福上福。

(118) 「極端的經度」(utmost longitude) 謂極西處。

(119) 「岩柱」謂門兩側之懸崖。

(120) 加百列 (Gabriel)，原語義爲「神的人」，乃警衛樂園的天使長。在聖經，加百列本與戰鬥之天使米迦勒相對待，而爲宣傳和平之天使，見於但以理書第八章，及路加福音第一章等處。密爾頓則認加百列爲居米迦勒之下

的戰士，如見於前第三卷，及後第六卷。

(三三) 古時以爲星及流星皆蒸氣所成，亦蒸氣所養。

(三四) 由流星出現的方向可知暴風所來的方向。

(三五) 猶太祭師分班掌職，由抽籤定之（見歷代志下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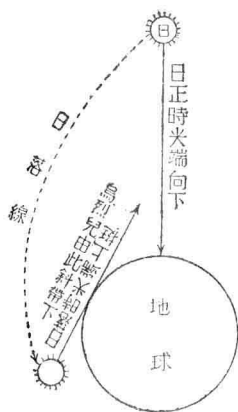
一四），故想像天使之職掌亦如此。

(三六) 天使之創造在人類前，故人爲上帝「最近的」像影。

(三七) 卽奈勿提茲山。此處前後數行並參看第三卷。

(三八) 日光照地，則尖端 (point) 向下；日斜時，則其光線的

尖端向上 (raised)，如圖——



(三七) 「他」烏烈兒。

(三八) 亞速爾羣島，在大西洋中，爲伊甸之西極端。（參看前

註八四）

(三五) 「領袖之星」(Prime orb)，謂太陽。此以下五行，表示

作者的天文觀念對於托勒密 (Ptolemy) 之天動說及

哥白尼 (Copernicus) 之地動說尙不知所適從。此兩說

之交錯，在失樂園中屢屢見之。

(三九) 「他」太陽。

(四〇) 「碧玉」謂羣星。「奕如生」言其鮮明活潑。

(四一) 赫斯柏喇斯 (Hesperis)，希臘語「夕」之義，此處

作「夕星」解，以與曉星露息發 (Lucifer) 對待。此星在

定更時於羣星爲最明。

(四二) 「露」取其可以蘇息疲勞之義。

(四三) 創世記二之一五：「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

園，使他修理看守。」

(一五) 見本卷註一〇二。

(一六) 夜鶯之囀。

(一七) 星與月。

(一八) 夏娃由亞當身上造出，故亦是人間之女。

(一九) 「全冥」，洪荒也。

(二〇) 軍隊換班警衛，恆吹喇叭，分一夜爲數更，謂之「分夜」

(to divide the night)。

(二一) 「栽植者」(Planter)，上帝。

(二二) 「鳶尾」(Iris)，花名，舊譯澤蘭。

(二三) 「紫堇」(Violet)，「番紅」(Crocus)，「海仙」

(Hyacinth)，並花名。

(二四) 人類未墮落前，凡百生物均對之畏敬。

(二五) 雪爾凡 (Sylvan 或 Sylvanus)，在拉丁神話，爲

田野及森林之神。

(二六) 寧甫 (Nymph)，爲山林流水之神，馮奴 (Faun 或

Fauns) 爲田野及牧者之神。

(二七) 判多拉 (Pandora)，諸神所造之女子，使之爲禍人類者，義爲具有「一切才能」。

(二八) 據希臘神話，巨人雅弗 (Japheth) 有二子，其一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 甚賢明，其一厄匹米修士 (Epimetheus) 則愚闇。伯羅米修士爲欲造福人類，自元神育夫

處盜得真火。育夫大怒，因於地上造一美女，而命諸神賦與一切才能，名爲判多拉，使黑梅斯送與厄匹米修士。厄匹米修士不聽其兄之警告，竟與結婚。判多拉遂開出帶來的一箱，放出一切災禍及於人類。育夫被盜之仇乃報。

(二九) 詩篇七四之一六：『白晝屬你，黑夜也屬你。』

(三〇) 尊重禮拜之純粹性，而排斥虛文的儀節，乃密爾頓的精神的表現。

(三一) 掃除地位 (Place)，純真 (Ignorance)，貞潔

(purity) 等偽善者的觀念，乃是宗教改革的特徵之一。

(一五) 使徒行傳一〇之一五：『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上帝

所謂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不潔〔原譯俗物〕。』

(一五) 提摩太前書四之一一三：『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

棄正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他們禁

止嫁娶。』

(一五) 人與獸之唯一差別，在其一曉得神聖的結婚之愛，其

一則否。

(一五) 夫婦關係乃父子兄弟等一切親愛關係的源泉。

(一五) 希伯來書一三之四：『婚姻人人都當尊重，牀亦不可

污穢。』

(一五) 希臘神話愛神邱匹德 (Cupid) 手持二箭，其一金頭，

中人卽生愛情，又其一鉛頭，中人使愛情消失。

(一五) 相傳結婚之神亥門 (Hymen) 手中提燈，謂之「長

明」者，言有恆之意，與下文「不時消遣」之「不時」相

對。

(一五) 暗指查理二世 (Charles II) 宮闈豔事。

(一六) 「雜沓」謂男女混合之跳舞。「假面」謂假面劇，爲歌

劇之先驅，當時宮庭及貴族宴會時多行之。

(一六) 「夜樂」(serenate 或 serenata) 夜間在女子窗下

演奏之音樂，奏者露立戶外，故須「忍凍」也。

(一六) 夜間花落，至晨則有新花彌補之。

(一六) 太陽向空間投影，故地球之陰影爲圓錐形。

(一六) 此圓錐陰影，在太陽之反對方向，繞地球之周圍迴轉，

而尖端直指月光造成的穹窿。地面某一點若與圓錐之尖

端正對，則其時爲真夜中；若圓錐尖端適在上行路之一半，

則其時爲日落與真夜中之中間，卽晝夜平分之時，當下午

九時之頃。

(一六) 創世記三之二四：『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嚙嚼。』密

爾頓常以司更爲嚙嚼之任務，卽據此。

(一六) 烏齊兒 (Uziel) 嘒略咱之一，義爲「神的勢力」。

聖經中譯作烏薛，則爲人名，見出埃及記二五之一八等處。

(一七) 加百列命烏齊兒帶一半嘒略咱巡行樂園之南，已則帶其他一半巡行其北，而指定極西端爲會合地點。

(一八) 嘒略咱爲燃燒之靈體，故如「火燄一般」。

(一九) 卽矛方之中，加百列自帶之一隊。

(二〇) 伊楚烈 (Ithriel) 義爲「神的發見」。「齊風」

(Zephon) 義爲「探索」。

(二一) 言其隊伍之光輝甚強，卽月光見之亦眩暈也。

(二二) 幻想，幻形，夢境等，有由神直接造成者，有由魔造成者，但亦有全無意義者。

(二三) 中古時，小亞細亞之著名醫生格林 (Galen, 約紀元後 130—200)，分人類精神爲三種。其一謂之「自然的精

神」(natural spirit)，係一種由血而昇之汽，其部位在肝，爲營養，生長，產育等「自然的」機能之要素。其二謂之

「生機的精神」(vital spirit)，由「自然的精神」在心

臟混合吸入的空氣變化而成；其中具有種種「生機的」

機能，能以熱與生命由血管供給全體。其三即「動物的精神」(animal spirit)，則由「生機的精神」在腦中變

化而生；其中包含理性的要素，而具有種種「動物的」機

能，能以運動及感覺的能力由神經分布全體。故就通俗的

意義說，「動物的精神」就是思想感情的活力。

(二四) 第六卷中言火藥與大砲是惡魔所發明。故火藥可以聯想叛逆的天使，與表示神力之雷相對待。

(二五) 下層天使不得與上層天使常見，故不認識。

(二六) 「這幾人」指亞當夏娃。

(二七) 試驗，「戰鬥」之意。此行意謂撒但將因恐懼而服，無待戰鬥。

(二八) 約翰一書四之一八：『愛裏沒有懼怕。』故凡惡者必孱弱。

(一七) 南北兩隊均只行半周。

(一八) 「束縛我們的」謂上帝。

(一九) 此段句句都含深刻嚴重的諷刺，讀者注意。

(二〇) 加伯列姑且承認撒但逃亡的理由爲當，但以爲亦不應單獨逃亡，而不顧及同難：此又深一層的諷刺。

(二一) 第六卷中言：天上戰爭之第三日，基督以千萬迅雷驅逐叛逆者。

(二二) 謂洪荒。

(二三) 「半空」(mid air)，天與地半中的空間，是屬墮落天使所掌管。故以弗所書二之二云：「……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二四) 諷其徒有外觀。

(二五) 此下四行亦含譏諷之意。

(二六) 對於尊長之禮貌，立處不得太近，亦不得太遠，而須有一定之距離，故曰「習慣的距離。」

(二七) 「撒但」本有欺誑之意。

(二八) 啓示錄二〇之一一三：「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着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擲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

(二九) 撒母耳記下二二之一一：「他〔耶和華〕坐着嗒略嗒飛行。」又詩篇一八之一〇亦有此語。

(三〇) 「抱執之矛」(ported spears)者，以雙手執雙矛，爲交叉形，抱而執之胸上，作欲擊之勢。「緝褶」原文“hem”，乃縫緝衣緣之意。此處言諸天使手執交叉之矛，作眉月之陣勢，包圍撒但，頗似衣緣上交叉線之緝褶也。

(三一) 精靈之體可以隨意脹縮，參看第一卷。

(三二) 騰涅立夫 (Teneriffe) 加那列羣島 (Canary Islands) 上挺聳之高峯，其高一萬二千呎。亞特拉 (Atlas) 摩洛哥 (Morocco) 之山，高一萬三千呎。

(二五)「天秤宮」，星座名。此以天秤平衡之觀念，始見於荷馬詩中。

(二六)「處女」(Astraea)「天蠍」(Scorpion)，爲黃道十二宮中之兩宮，天秤宮居其間。

(二七)以賽亞書四〇之一二：『誰會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量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

(二八)約伯記二六之七：『帝將大地懸在虛空。』與空氣均「衡」則不墜。

(二九)前者之秤碼，卽表示戰鬥之秤碼；「忽飛昇」者，因此碼甚輕之故。

(三〇)以賽亞書一〇之六：『我〔亞述〕……要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

(三一)但以理書五之五，二五，二七：『忽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宮與燈臺相對的粉牆上寫字……所寫的文字是「彌

尼，彌尼，提客勒」……講解是這樣……「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

(三二)撒但既去，黑暗隨消，而黎明至矣。